蘭亭考

蘭亭續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蘭亭考

桑世昌集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蘭亭考序

晚挈書結廬山陰茂林脩竹間。訪問王謝遺蹟。但見壑巖深秀、雲物興蔚而已。得汪龍谿所藏脩禊大圖、表之屋壁、中山石中字又在某砚間、若與諸人接、一日澤卿攜此編見越故事也。夫羲之召爲侍中尚書不拜。擢後將軍又不拜。至於兒婚女嫁、便有尚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間。其識度宇量、似非江左諸賢可及。天若佑晉、使昌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下。今論者知有此帖而已、然知此帖者、亦足以大雅風流自任。況知之者無如澤卿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於茲有之。既請序、名曰蘭亭考。

嘉定元年十二月望日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高文虎

宋臨川王義慶、采撫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尤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漢魏吳諸史、及子傳牒志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辭章、皆出於正史之外。是曰注書之法。褒之爲帖、風流太甚、自晉以來、難乎下語。桑君盡交名公巨卿、以及海內之士、以充其見聞者、固不一。然與予游從三十年、見必及此、其有贊於帖考者、尤爲不一。今茲浙東臺使齊公屬加彙正、遂略用史法翦裁之。爲此書者無非風流大雅之事。又無非博古好事之人。若齊公獨拳拳於此者、是爲風流大雅博古好事之極矣。

嘉定十七年秋九月　日朝議大夫新除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高似孫謹書

蘭亭考目錄

第一卷　蘭亭
第二卷　睿賞
第三卷　紀原
第四卷　永字八法
第五卷　臨摹
第六卷　審定上
第七卷

審定下
第八卷
推評
第九卷
法習
第十卷
詠贊
第十一卷
傳刻
第十二卷
釋禊
末卷
羣公帖跋

蘭亭考卷一

宋　桑世昌　集

蘭亭

按通典曰、蘭亭山陰漢舊縣亭、王羲之曲水序於此作、唐郡國志曰、山陰有王逸少蘭亭、元和郡縣志曰、蘭亭山在越州西南二十里、十道志曰、越州蘭亭、王逸少會處、越絕書、蘭亭在山陰越王種蘭處、三朝國史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鑑湖、會稽志曰、蘭渚在縣南西二十五里、舊經云、山陰縣西有亭、正在軍所置、曲水賦詩作序於此、水經曰、浙江東與蘭谿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石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馬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亭宇雖壞、基陛尚存、

蘭亭脩禊序

晉人謂之臨可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公云、脩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題曰禊帖、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

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詩

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乃攜齊契。散懷一丘。

仰眺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靡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

御府本及陸柬之本、作隣、又件新、篇首又多二句、

司徒謝安一云琅琊王友、

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契茲言執。寄傲林丘。森森連嶺。茫茫原疇。迴霄垂霧。凝泉散流。相與欣嘉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物景。微風扇輕航。醇醪陶元府。兀若游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司徒左西屬謝萬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脩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元萼吐潤。飛霧成陰。

元冥卷陰旆、勾芒舒陽旌。靈液披九區、光風扇鮮榮。碧林輝雜英、紅葩擢新莖。翔禽撫汗遠、騰鱗躍清泠。

左司馬孫綽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脩竹陰沼、旋瀨榮丘。穿池激湍、連汎觴舟。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皐。嬰羽吟脩竹、游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行參軍徐豐之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希風永歎。

清響擬絲竹、班荊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歡然朱顏舒。

前餘姚令孫統

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元同、競異標旨。平勃運謀、黃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

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蹤。迴沼激中逵、疎竹閒脩桐。因流轉輕觴、泠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峯。

王凝之

莊浪濠津、巢步潁滸。冥心眞寄、千載同歸。

綢繆柔風扇、熙怡和氣淳。傷言與時游、逍遙映通津。

王宿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頴。今我斯遊、神怡心靜。

嘉會欣時游、豁爾暢心神。吟詠曲水瀨。濫波轉素鱗。

王彬之

丹崖竦立、葩藻映林。澡水揚波、載浮載沈。

鮮葩映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在魚。

王徽之

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穎、疎松籠涯。游羽扇霄、鱗躍清池。歸目寄歎、心冥二奇。

先師有冥藏、安用羈世羅。未若保沖眞、齊契箕山阿。

陳郡袁嶠之

人亦有言、意得則懽。嘉賓既臻、相與游盤。徽音迭詠、馥焉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

四眺華林茂、俯仰清川煥。一作渙激泉流芳醪、豁爾累心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翫。古人詠舞雩、今也同斯歎。

已上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

散騎常侍郗曇

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游近郊。

前參軍王豐之

肆眄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茲幽峙。

前上虞令華茂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汎汎輕觴、載輿載懷。

潁川庾友

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元會。

鎮軍司馬虞說

神散宇宙內、形浪濠梁津。寄暢須臾歡、尙想味古人。

郡功曹魏滂

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欣時康、駕言映清瀾。亹亹德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

郡五官佐謝懌一作繹

蹤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塵。

潁川庾蘊

仰懷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自因。

前中軍參軍孫嗣

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元風絕、千載挹遺芳。

行參軍曹茂之

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閒△尚想方外賓、超超有餘閒△

徐州西平曹華　漫錄云曹華平

願與達人游、解結遨濠梁△狂吟任所適、浪游無何鄉△

榮陽桓偉

主人雖無懷、應物寄有尚△宣尼遨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奇唱△今我歎斯游、愐情亦暫暢△

王元之

松竹挺巖崖、幽澗激清流△蕭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

王蘊之

散豁情志暢、塵纓忽以捐△仰詠挹遺芳、怡神味重元△

王渙之

去來悠悠子、被褐良足欽△超迹脩　一作趁足循・獨往、元契齊古今△

已上一十五人一篇成

侍郎、謝瑰

鎮國大將軍掾、卞迪

行參軍事印、丘髦

王獻之

行將軍羊模　參軍孔熾
參軍劉密　山陰令虞谷
府功曹勞夷　府主簿后綿（一作澤）
前長岑令華耆　前餘姚令謝滕
府主簿任儗（一作汪假）　任城呂系
任城呂本　彭城曹禮（一作禮）

已上一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脩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纔十一人。成一篇者、郗曼王豐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觥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類皆四言五言。而又兩韻者爾。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止十六字爾。當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獻之鞏、終日不能辭於十六字哉。切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爾、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之爲愈。碧溪黃徹詩話。

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停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復覺鵬鷃二物哉。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旦陳矣。感詩人之致興、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乾道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宏福寺沙門慳仁集寫。晉王右軍書。

按羣賢賦詩、刻本有二、會稽者、內避本朝諱、多代以它字、又多闕損、殊失其旨、且先後次敘、與中山王子敬寫本稍異、若後序與藝文類聚所載、詳略亦多不同、姑以集字本爲正、

蘭亭考卷二

眷賞 天章吳閩附

太宗皇帝

御書前人詩、不到蘭亭千日餘。嘗思墨客五雲居。曾經數處看屏障、盡是王家小草書。

仁宗皇帝

至道二年、內侍高班裴愈奏於蘭亭傍置寺。賜額天章、書堂基上建樓藏三聖御書。仁宗皇帝賜御篆寺額、按華鎮記云、山陰天章寺、即逸少脩禊之地、有鵝墨池、引溪流相注。每朝廷有命、池墨必見。其將見、則池有浮沫、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澈。皇祐中三日連發。未幾太宗眞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方勺泊宅編曰、蘭亭有逸少研池、朝廷每頒降、池水黑可染緇。太常卿沈紳記其事。

高宗皇帝

攬定武古本蘭亭敍、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義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且義之挺拔俗邁往之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又歎斯文見於世者、摹刻重複、失盡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意鉤摹、別付碑板、以廣後學。庶幾彷彿不墜於地也。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

宗室子晝紹興初在從列、宣取所藏定武本、遂摹刻禁中。高宗親御翰墨、即此跋也。

余自魏晉以來至於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閒猶存於取捨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翰墨志）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脩祓禊揮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它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數十百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它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它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上）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眞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予得其千文藏之。（上）

復古殿蘭亭贊（紹興庚申）

右軍筆法、變化無窮。禊亭遺墨、行書之宗。
奇蹤既泯、石刻亦工。臨倣者誰、鑑明於銅。

論學書先寫正書、次行、次草。蘭亭樂毅論賜汝先各寫五百本、然後寫草書。

右汪逵家藏高宗御書前三字亦是宸翰、後用御書之寶。

王羲之樂毅論正書第一。天下珍之。梁世模出、字法奇古。全是帝後屬餘杭公主。主以帝所重、常加寶惜。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處處尋訪、累載方獲。此書留意運功、特盡神妙。

御書橐本一幅、塗改頗多。藏汪逵家。

早來鄭幵奏蘭亭後不見、闕六字。黃庭堅譚稹語言乃是庭堅作字畫非。今幵來奏、竝是稹書。方是。稹方是三字半存

御札一軸三紙、藏右司黃犖家。

思陵在御、臨賜不一。留守呂頤浩、越帥孫近鄰林、向子禋松窗、錢端禮、米友仁、劉光世、皆刻於石、鄰林松窗所賜、俱是宸翰。

紹興七年三月臣頤浩入覲于建康宮、既陛辭。皇帝遣中使賜以御書晉王羲之蘭亭脩禊序。臣下拜捧觀、如凌玉霄、遡紫清。雲章奎畫、爛然絢目。而不知卷素之在手。陛下天縱多能、博通衆藝。翰墨之妙、前兼古人。顧如此書、雖下法羲之、而天資高邁、神意自得、直出其上。非若世人臨倣摹擬、拘於筆畫形似之間者也。臣伏思太宗皇帝宸翰之工、實逼二王。於時臣下名善書者、莫能望其髣髴。方繼承藝祖、卒其伐功。屢征不庭、時未遑暇。神武既定、文德誕敷。如字學一事、猶能獨擅天下、而傳美乎後。況於紀綱法度之垂裕者乎。今陛下乘中興之運、躬撫六師。志戡多難、期復大業。需時偃革、則還以人文化成天下。寶書傳美、又將貽萬世以紹我太宗之懿。蓋有待焉。臣老矣、念終無以仰裨聖志。尚庶幾及見大勳之集也。刊諸琬

琰、切以爲志。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臨安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臣呂頤浩謹書。

呂頤浩謝賜御書蘭亭表。

絳闕清都。甫違帝所。雲章奎畫。忽到人間。被寵錫之非常。覺衰殘之有耀。中謝竊以隸文變古。書法爭新。魏氏以還。東晉擅搖毫之妙。鍾繇而降。右軍馳獨步之名。矧蘭亭脩禊之遊。非金谷望塵之俗。騁懷寄傲。存逸想於胸中。感事臨文。發奇姿於筆下。斯極當年之美。遂爲歷代之師。珍藏旣出於雲門。傳刻僅留於朔塞。疲精莫近。絕軌難攀。恭惟皇帝陛下、好學性成。多能天縱。稍屬干戈之暇。不遺翰墨之娛。心摹手追。何勞取法。龍盤鳳翥。直與抗衡。實惟今古之無雙。豈止帝王之第一。臣少勤筆硯。晚際風雲。憂常在於邦家。老已捐於文字。誤膺上賜、還媿夙心。懷寶言歸、幸免登牀之誚。據鞍自失。但驚照乘之光。期傳祕於私門。但輸忠於永世。

憲聖慈烈皇后

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寧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璽文、知爲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中興小錄、時紹興十五年秋七月丙寅。

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陸升之代劉珙春帖子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爲寫蘭亭。刻吳琚家。

孝宗皇帝

羲之書超詣衆妙、古今不可比倫、用意精微、落筆詳緩、一點一畫、無不皆有法度、揮毫縱心、不踰於規矩、既無過當、亦無不及、增之失於有餘、損之失於不足、作字有八面變態之妙、如蛟虬之騫騰、鸞鳳之翔舞、燦然溢紙、飛動眩目、亦猶仲尼之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覽此脩禊詩敘、無一筆羲之法、亦非唐賢所臨寫、全不成字、今復還卿、至可領也、還從臣所進本、

紹興己未六月、思陵嘗臨禊序、賜劉光世、其子堯仁進之、孝宗親灑宸翰於后云、臣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富緝熙之學、寓之翰墨、俯臨王羲之修禊敘、妙入神品、劉光世當靖康之末、奉迎濟上、率先諸帥、敦詩閱禮、夙蒙恩遇、固宜被此寵章、其子堯仁、裱軸來上、捧觀再三、復書此以賜之、乾道改元季冬、臣謹書、

蘭亭考卷三

紀原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幷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脩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悉無同者。（一云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成王諮議彥祖之孫、虞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子孝寶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寫。（所退筆頭置大簏、中簏受石許、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所臨眞草千文八百餘本、（分施浙東諸寺各一、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寶改名惠欣、初落髮時、俱住會稽嘉祥寺。）寺卽右軍舊居也。後欲便於拜掃、因移此寺。與右軍墳及叔父已下、塋域於山陰縣四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崇釋教、故榜寺爲永欣焉。寺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尙存。）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辯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博學工文。琴書棊畫皆臻其妙。嘗於所寢伏梁上、鑿爲闇檻、以貯蘭亭。寶重過於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訪募眞蹟備盡、唯蘭亭未獲。尋知在辯才處。凡三召之、恩賚優洽、方便善誘、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洊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竟斬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

求見蘭亭、勞於夢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以計取之。庶幾必獲。尙書左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上遂召翼。翼曰。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行。又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上悉依給。翼遂微服至洛潭、隨商舶至越。黃衫寬褒、得山東書生之體。抵寺之夕、閱壁間畫。過辯才所居。才適遙見、乃問曰、檀越何來。翼因就前致謁云、弟子是北人。攜嚢囊種。歷寺縱觀。幸遂一見。語意投合。延室內。卽共圍棊撫琴、投壺握槊。閒及文史。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復形迹也。既下榻復設缸面酒。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餘、分韻賦詩。才探得來字。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燃灰。翼得招字云、解后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良苦業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翌旦乃去。才云檀越閒卽更來。翼繼乃載酒赴之。相與酬唱者數四。一日翼示師梁元帝自書職貢圖、嗟賞不已。因談及翰墨。翼曰。家世皆習二王楷法。自幼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才欣然謂曰、詰旦可攜來。翼如期而往。出其帖示之。才熟視、且曰。是則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蘭亭眞墨蹟、頗亦殊常。翼曰。數經亂離、眞蹟豈復在。必是轡楊者耳。才曰。先師圓寂之際、手付受、端有源緒。那得參差。次日乃於梁檻內出以示翼。翼故殿瑕指顙曰、果轡楊書也。紛競不已。自爾更不復藏。幷翼諸帖竝留几榻閒。才時年餘八秩。日於齒下臨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密。與其徒略無疑閒。未幾辯才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

謂其徒曰，偶遺帛子在案。童子卽爲開門。翼因就取蘭亭及御府所借帖，徑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惚曰，我迺御史。奉命來此，有墨敕可報汝都督。時都督齊善行，（卽竇建德之妹聲。在隋夏右僕射。以用吾曾祖廬江節公。及隨黃門侍郎裴矩之策。舉國歸降我唐。由此不失貴仕。遙授上柱國金印紫綬。封眞縣公。）於是善行聞之。馳來拜謁。翼因宣示上命，具告所由。善行走介召辯才。才遽見追。不知所措。繼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才至，見御史迺房中蕭生也。翼報被命遣取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才聞語哽絕倒。良久始甦。翼卽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甁一、金縷甁一、碼碯椀一、竝實以珠。內廐良馬二。兼寶裝鞍轡。第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祕惸，俄以其老，不忍加刑。數月（一作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敕越州支給。辯才不以入己。迴造浮圖，極其精麗。至今猶存。才因驚悸成疾。歲餘迺卒。（一云才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太宗命供奉楊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楊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帝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也。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曰，吾欲將所得蘭亭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楊本，尙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漸稀少。代代寶之。吾爲左千牛將軍。隨牒適越。汎巨海。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侄期爲桓元所害。子孫避難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卽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三年素年已九十二。視聽不衰。）

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鈞（一作均。）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承訪所得委曲。（一云。至都城訪所委曲。）緣

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捧日曜門。宣敕內出絹三十匹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全。光駭閭里。僕跼天聞命。伏枕懷欣。殊私忽臨。沈疴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朝議郎行職方員外郎上柱國何延之記。彥遠家有馮承素蘭亭元和十三年詔取書畫入內今有馮承素樂毅論在並有太宗手帖其後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閱法書要錄。見其文繁瑣。戲爲刪潤。伯思刪本今不復見。從太平廣記稍加去取。仍不欲棄其舊。各就箋其下。庶兩存之。世昌書。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爲僧所得。至大建中。獻於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智果從帝借榻。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言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也。乃遣問辯才師。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榻十本。以賜近臣。太宗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乃先帝所重。本不可留。遂祕於昭陵。劉餗傳記

太宗正觀中搜訪王右軍眞蹟。出御府金帛爲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其草迹又令褚河南寫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其後。蘭亭一本。相傳云。將入昭陵元宮。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榻寫。樂毅論因此遂失所在。韋述集賢記

褚遂良撰晉右軍王羲之書目。內行書五十八卷。共二百六十帖。以蘭亭敘爲第一。後跋云。正書行書。自正觀八年。河南公褚遂良於禁中西堂臨寫之際。錄出。唐初有史曰實錄。此之標目。蓋其類也。唐張彥遠法書要錄

何延之蘭亭記云、王逸少永和九年、蘭亭脩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訪別體、就中之字最多、又尚書故事云、唐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眞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內行書有五十八卷、褚遂良以蘭亭爲第一、太宗寶惜者、獨此書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周越法書苑）

武德四年、秦王俾歐陽詢詐求得之、遂入秦府、麻道嵩楊二本、一與辯才、一王自收、嘗留肘腋間、後從褚遂良請殉葬昭陵、（南部新書）

世昌嘗於范覺民丞相家、見五字不損本、奇甚、後有雪溪跋、首載此條、頗詳、南部新書云、蘭亭帖、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僧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楊兩本、一送辯才、一秦王自收、嵩私楊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去肘腋、及卽位後、學愈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天下所見但摹本耳、餘與推評門所述同、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已下、僅千軸、獨蘭亭文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換、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時、爲軍人所劫奪、取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瓘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故孫幸老求墨妙亭詩、有云、蘭亭繭紙入昭陵、世無復見猶龍騰、（東坡金篇見後）

右軍禊飲敘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藏在祕府。士大夫閒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字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蹟、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薛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本、蓋彷彿存古人筆意耳。山谷。

正觀末、太宗一日附語高宗、吾欲就爾求一物可乎。高宗跼足俯伏從之。對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國家天下、陛下所賜。此外更欲問臣求何物。太宗曰、吾千秋萬歲後、欲將蘭亭如何。高宗再拜哽噎而已。至昭陵作治以玉匣內之元堂。其後昭陵累經開發、蘭亭復出人閒。元豐末、有人自兩浙與織女支機石同齎入京師。至太康縣。值裕陵奉諱、不獲上之、質錢於民閒而去。今不復聞存沒。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其圓可方二寸。不圓。微宛正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太宗在唐不世主也。一書之微、生以計取、死以愛求、生猶可玩、適死將何爲哉。與夫富民多藏厚葬者、無以異也。張舜民畫墁集。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與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祓禊於山陰之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仿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爲比丘、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俗姓袁、梁司空昂之元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帖。摹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淪經喪亂、亡失不知所在。

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爲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爲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亭入昭陵、惟趙模所搨者傳於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秦觀此跋乃删取何延之記中語。

此文自唐明皇得眞蹟、刻之學士院。人間不復見。朱梁篡竊、輦置汴都。耶律德光破石晉、此刻渡河。帝靶既歸、與輜重棄之殺虎林。後置之州治。遂曰定本。碧岫野人趙㧑仲古跋。明當作文。恐誤也。

宣和中、詔宣定武衙校舊人、問蘭亭石。對曰慶歷中、宋祁帥鎭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於妓家。樂營將何水清者、得以獻祁。祁祕藏不妄與人。留於公庫。因謂之定本。後河東薛瑫來帥。其子紹彭別刻留郡。易之以行。今在長安帥薛嗣昌紹彭之弟也。時內侍梁師成爲長安承受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模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字差大。有寫法亦不可廢。先君通籍祕殿。詳聞此說。不可不廣。近康與之云。與石俱載以北。又宋定國嘗從使金云。在所謂中京者。因併記之。榮芭

定武蘭亭序石刻、世稱善本。宣和中從仕中山、詢訪故老、以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歸。與其祖母交兵於國。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視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石本示公。又一紀李生謝世。其子迺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緡無從取償。

時宋景文守定。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者留之中山。易古刻攜歸長安。大觀中詔取其石置宣和殿中。閒不復見矣。（姜浩叢寶書。）

右何薳子楚所著春渚紀聞。其眞蹟見存汪氏家。余近以其所傳。因攷康與之跋續氏所藏。及沈虞卿題游氏本。皆采紀聞中語。獨此跋爲詳。但其文互有去取。姑從而竄定云。（世昌書。）

李文和遵勗、其家書畫最富。有懷仁眞蹟、集右軍聖教序、貞觀蘭亭詩序、山陰帖、樂毅論。皆冠世之寶。（李氏遺事。）

支仲元鳳翔人。工畫人物。有老子誡徐甲、蕭翼賺蘭亭、商山四皓等圖傳於世。

右圖寫人物一軸。凡五輩。唐右丞相閻立本筆。一書生狀者。唐太宗朝西臺御史蕭翼也。一老僧狀者、智永嫡孫會稽比丘辯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辯才寶藏其祖智永所蓄右將軍王羲之蘭亭脩禊敘眞蹟。遣蕭翼出使求之。翼至會稽。不與州郡通。變姓名。易士服。徑詣辯才。朝暮還往。情意習洽。一日因論右軍筆蹟。悉以所攜御府諸帖示辯才。相與反復折難眞贋優劣以激發之。辯才迺云。老僧有永禪師所寶右軍蘭亭眞蹟。非此可擬。藏之梁閒。不使人知。與君相好。因以相示。翼既見之。卽出太宗詔札。以字軸眞懷奭閣立本所圖。蓋狀此一段事蹟。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張不呿。有失志之態。執事二人。其噓氣止沸者。其狀如生。非善寫貌馳譽丹青者不能辨此。上有三印。其一內合同印。其一大章漫滅難辨。皆印以朱。其一集賢院圖書印。印以墨。朱久則渝。以故唐人閒以墨印。如王涯小章。李德裕贊皇印以墨。

此圖江南庫所藏、簪頂古玉軸猶是故物。太宗皇帝初定江南。以兵部外郎楊克（下一字犯濮安懿王諱。）知昇州、時江南內府物封識如故。克不敢啓封。具以聞。太宗悉以賜之。此圖居第一品。克蔡人。寶此物傳五世、以歸其子壻周氏。傳再世、其孫穀藏之甚祕、梁師成請以禮部度牒易之不與。後經擾攘、穀將遠適。以與其同郡人謝伋。伋至建康。爲郡守趙明誠所借。因不歸。紹興元年七月望、有攜此軸貨於錢塘者。郡人吳說得之。後見謝伋。言舊有大牙籤後主親題刻其上云。上品畫蕭翼籤今不存。此畫宜歸御府。而久落人間。疑非所常寶有者。說記。（吳傳朋跋圖後。）

呂文靖家有蕭翼說蘭亭故事橫卷。青錦褾飾碾玉軸頭。江南舊物。（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蔡絛爲孫氏本立傳。該述備矣。然自唐以上、互見於諸跋中者、茲不重出。姑刪取國初著說者具載之云、僞吳時遣內客省使高弼聘於蜀。弼因獻孟氏世子以石本蘭亭序。此本後亦不復見。世所流玩、每各不同。一本患肥、肥則神癡。乃褚庭誨所臨。一本患瘦、瘦則韻弱。乃洛陽鄽地所得。其餘數本、是又在二本之外。而愈粗矣。今天下其可取者、以吾所聞獨有三焉。其一、褚河南所臨、在蘇才翁家。先入尙方。字勢亦與石不諧。其二、硬黃本、乃諸葛所臨。在鄧右轄洵仁家。然藏之祕閣。迄不得一見。或謂亦患肥。蓋古之人臨書、咸自存其體、多不徇其步武爲尙故也。其三、則定武本者。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自晉至錢氏末、天下既大一統、而定武在富民之家、好事者厚以金幣從會稽取之。而藏於家。未知在熙陵時歟。在定陵時歟。世罔得其始末。及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間。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

旨納其石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元豐後、薛尙書向來定、遂取其石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初裕陵方向文博雅、詔索諸尙方則無有、或謂此石亦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今薛氏石又不知在亡。世猶有墨本且傳焉。況兵火之厄、則雖墨本、當亦無幾。噫可傷也已。吾居夷者久、將恐懼之不暇。蓋於此夢想所不及。紹興丁巳冬閏月、忽得定武古石墨本於青社人宋氏子槃。蓋傳於其父博田令端夫。端夫得之於汝陽鍾離閔。閔授之於孫氏子中甫。中甫者、次公侍郎之子也。其書傳授次第甚明。因感歎之餘、且懼後生不克知其源派也。迺爲之傳而幷藏之。

按劉餗傳記與何延年之不同。何謂王氏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付弟子辯才。劉謂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永所得。太建中獻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王卽煬帝。帝不知寶僧智果借榻、因不還。果死、弟子辯才得之。何謂太宗使蕭翼詭取。劉謂太宗見榻書驚喜、使歐陽詢求得之。據何說太宗得蘭亭在卽位後。劉謂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何謂太宗末年從高宗乞蘭亭從葬。劉謂高宗從褚遂良之請。何謂辯才之師智永。如劉所言、卽智果矣。前輩謂行閒僧字爲徐僧權書縫、吳傳朋家古石本僧字上又有一察字。當是姚察。如此則劉說似可信。然考梁武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惟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爲不及蘭亭。此眞蹟之異同也。姜夔。

集古系時錄第三卷內云蘭亭脩禊序。王右軍書有五本。薛家本爲眞。定武本次之。長安本又次之。餘二本不載。

右軍祠堂碑有云、公之生也踐得二之機。膺五百之慶。骨鯁清貴。鑑裁端凝。夷簡澹雅。魁梧頹放。性敖如也。深爲伯父大將軍敦、丞相導、之所器重。學總墳索。藝苞流略。書窮八體。才贍五能。至若垂露崩雲。芝英薤葉。鸞迴鵲顧之巧。虎踞龍騰之勢。信可挺拔終古。輝映來今者乎。我太宗萬機之暇。宏覽典墳。得之右軍。欣然師範。親製讚論。有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右軍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斯乃萬世之榮觀也。又云、既而金行不競。小人道長。與言慷慨。峻誓墳塋。隨時卷舒。關國隆替。窮述名山。徧歷滄海。捐龜組。褫龍車。煉金膏。屑瓊蕊。濬曲水。茂蘭亭。於是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許邁之儔、若非闕一字・首謝時。卽是文章冠代。何嘗不攀勝慕德。夕處朝游。公自爲之序。以申其志也。唐王師範・

兒時從祖祕監君官定武。見蘭亭古刻在州治東園射圃之東。葵亭西壁。刻治甚妙。第五行帶字右字。第八行天字、筆畫已闕壞。石青色、大觀己丑、下第京師、頗無聊賴。適王彥昭侍郎出帥定武。相與攜持而去、復求此石、與舊所見無異。移置書室中。謹持甚謹。但白石非青石。而葵亭迷所在矣。此本出豪龍董氏云。淳化閒、其祖君官定武時模打。非特三字俱無恙。而筆意具在。如以爲字、俯仰字、取諸字、毫忽轉摺。皆他本所無。十襲緘封凡三百本。又出其官定武閒告身以表之。而一本取錢二百。余驚而愛之。於三百本中拔取其尤、得三本。皆錦褾而玉軸之。庶幾乎發揮之矣。東平畢少董紹興甲午正月丙午。

蘭亭考卷四

永字八法　未有蘭亭・此法已具・祕於傳授者不一・今蘭亭首備此法・但側微變・要亦有自云・

努、　啄、　磔、　側、　趯、　勒、　策、　掠、

側勢一

法書苑曰、側不可平其筆。當側筆就左爲之。

口訣云、先左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勢緊則乘機頓挫借勢出之。疾則失中。過又成俗。

李陽冰筆訣曰、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此永字頭一點是也。

臨池要訣曰、永字當側筆就左爲之。先左揭其腕。次輕蹲其鋒。不嶮則體勢鈍。鈍則芒角隱而神格滅。

禁經曰、點如利鑽鏤金。

右軍曰、作點之法、皆須落如大石當衝。

勒勢二

筆訣曰、勒者卽是永字第二筆橫畫之法。築鋒而策仰筆而後收。準此用筆形勢自彰矣。

努勢三

口訣曰、凡傍卷微曲蹙筆累走而進之。直則衆勢失力。滯則神氣怯散。夫努須側鋒顧右潛趯輕挫其揭。

筆訣曰、努者卽是永字第三筆爲努筆之法。豎筆而徐行。近左引勢。（一本無近左引勢四字。）勢不欲直。直則無力矣。臨池云、不宜直書。直則無力。立勢左偃而下。狀若致刀折骨。徐行適左而引勢。或不用之宜不作趯。

蔡氏口傳曰、頓筆先縮鋒驟努。今頓下劒之。其垂露懸針卽劒之餘勢也。

趯勢四

口訣曰、傍鋒輕揭借勢之不勁筆不挫則意不深。趯與挑一也。鋒貴於澀出適期於倒收。所謂欲挑一也。鋒貴於澀出適期於倒收。所謂欲挑而還置也。

筆訣曰、卽是努筆下殺筆趯起是也。法須挫劒。（一云其法早回。）轉筆出鋒。佇思消息之。則神（一作先。）蹤不墜矣。

策勢五

口訣曰、仰筆潛鋒以鱗勒之法。揭腕趯（一作趯）勢於右。潛鋒之要。在盡勢暗捷歸於右也。夫策筆、仰鋒豎趯徵勁。借勢峻、顧於掠也。

筆訣曰、策者卽永第五筆。其法始築筆而仰策。徐轉筆而成形。依形以獲妙。則迥爾而超羣也。

掠勢六

口訣曰、撇過謂之掠。借於策勢以輕駐鋒。右揭其腕。加以迅出。勢旋於左。法在澀而勁。意欲暢而婉。遲留則傷於緩滯。庶疾之旁。永木左出皆是也。夫側鋒左出謂之掠。

筆訣曰、掠者卽永字第六。從策筆下左出而鋒利。下不墜則自然佳。臨池訣曰、右揭其腕、借勢於策、欲輕

駐其鋒。微曲其勢。意須暢而不欲凝滯。不掠則不美麗也。

啄勢七

口訣曰、左向之勢須盡爲啄。按筆蹲鋒。潛蹙於右。借勢收鋒迅直旋右須精嶮。峭出、去其緩滯。白鳥字頭斜皆是也。夫筆鋒及紙爲啄、在潛勁而啄之。

筆訣曰、啄者卽是永字第七筆。其法則側筆而速進。勁硬若鐵石而不墜。於斯爲妙矣。

磔勢八

口訣曰、右送之波皆名磔。右揭其腕。逐勢緊趯。傍筆迅磔。盡勢輕揭。潛以暗收。在勁迅得之。夫磔法筆鋒須趯勢欲嶮而澀。得勢而輕揭暗收存勢。候其勢盡磔之。

筆訣曰。磔者卽是永字第八筆。其法始入筆緊築而微仰。便下徐行。勢足、以磔開其筆。或藏鋒出鋒由心。重鋒、緩則其質肥。宜以嶮澀而遒勁。徐行勢足而後磔之。藏鋒出鋒。豈固必也。（輸林密論平磔法。）

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閒。天縱好古之性。眞造八法草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米芾書史。）

高宗翰墨志曰、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踰本體隸之餘風矣。

翰林禁經曰、八法起於隸字之始。自崔張鍾王傳授。所用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發其旨趣。授於虞祕。盛世南。自姦傳授彰厥存焉。李陽冰曰、昔逸少工書。遂歷多載。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

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又筆訣云、八法是翰墨之良規、習書之流。無或輒廢。法書苑。

蔡氏傳授凡十二訣。永字第五、側勒努趯策掠啄磔。先賢口授不形紙墨。張旭唯傳永自後宏。一切字法無不該矣。

密論書訣曰、寸不過分。撒不愈策。肘足斂。卷首足開。東含西涌。左短右脩。宜頭開展。罨口張機。逸少永字學者易窺。

黃伯思論書曰、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歷筆處。徒規規強效古人。縱成、若印刻字耳。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書尤姿媚可愛。時人狀其書以爲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爲非是。此山谷題徐浩碑後。書季海題經後則又曰。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山谷

傳授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授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衞夫人。夫人傳王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外生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授歐陽詢。歐陽詢授陸柬之。柬之授姪彥遠。彥遠授張旭。旭授李陽冰。陽冰授徐浩。顏眞卿。鄔彤、韋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蘭亭考卷五

臨摹

唐太宗於右軍書獨留睿賞。正觀初、下詔求訪殆盡。蘭亭樂毅尤所寶重。令湯普徹等榻賜梁公房元齡已下八人。普徹竊出在外傳之。及晏駕、入元宮。蘭亭榻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好蹟。天禧中、相國僧元靄曾進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文皇署敕、字傍勒僧權二字。體法既臻、鐫刻尤工。元靄工寫貌、善狀人情態、至於煎調染寫、亦出天性、時莫有繼者。今太祖太宗御容、卽其筆也。參政蘇易簡家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紫。蓋名手傳榻也。隋智永亦臨寫刻石、閒以章草、雖功用不倫、粗髣髴其勢。本亦稀絕。

唐陸柬之臨寫蘭亭五詩。後有二行云。吾所暇日去。不復解此意。想足下明必顧之遲遲。義之頓首。

司議蘭亭此帖尤麗。結裹圓轉。趣媚不窮。復題司議蘭亭帖一行。後有跋云。天復二年九月三日、盧家阿姑遺。其月念九日夜記。年十五。

唐陸元方傳。伯父柬之善書。官太子司議郎。太宗時人。所謂歐虞褚陸者。昨日觀蘭亭詩。固知是柬之書。已嘗言之矣。後題司議益不疑也。此世無有請寶之。敏求上文玉家藏此帖云。陸柬之書。次道能筆法僕信然。如帖尾羲之字恐是一手臨書爾。仲冬九日雪中過文玉、陳繹和叔題。郇國公觀。元豐七年二月初七日、尙書省題。觀蘭亭五言。江左風

流蕭然在目。筆跡古雅亦近二王。然少雜奇峭、豈陸君所摹耶。博陵用吉得之盧家阿姑。非大姓故家莫能有此也。元豐八年二月十二日。眉陽蘇軾書。是年十一月十八日。轍過泗州嘗觀。

陸東之特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東之書蘭亭用綠麻紙、押尾署陸司議書。雖外露毛骨、而雅有風氣。東之吳郡人、官至太子司議郎。虞世南之甥。張懷瓘云、少師世南臨寫所合。亦猶張翼換鵝之之表奏。蔡邕爲平子之後身。

魏正始中務談元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純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元度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脩禊諸賢詩體正爾。然皆寄尚蕭遠。軼迹塵外。使人懷者可存。見晉人一帖云、三月詩文既佳。興趣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詩也。是時興集者四十有一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自不凡。亦可珍錄。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於右軍樞堂。黃伯思跋

唐人書蘭亭詩後。

劉秦妹善臨蘭亭、及安西帖、奪眞。亦唐翰林書人。並法書苑。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比之遺教經、則有閒矣。東坡跋官本法帖。

蠟本雙鉤之法。世皆不傳。惟唐翰林院所摹帖中用之。此蘭亭蓋當時楊賜侍臣者。卷首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又有一時官吏署銜名。其詳審如此。決不失眞矣。嘉祐元年正月望。莆田蔡襄題。唐楊賜本。

曲水序、世謂之蘭亭。嘗觀楊本祕閣一本。蘇才翁周越一本。此外無繼者。晚於王公和處得石本。絕有意

思.先臨一本、爲馮當世持去.吾眼目益昏、不可多得也.嘉祐癸卯五月二十八日、臨本與諫奴.(題欄本.)

按此本前有書縫人名三.(異句章令滿憲僧.)後有批云.乾符元年三月、延資庫使內侍省都知臣裴綰承詔.出晉王羲之蘭亭.宣示.仍模蠟本.以賜在讌人各一紙.翰林待詔王(孝宗讀)言.點檢入內.內侍省茶藥待詔臣鄧元批.上局官檢校、金紫光祿大夫、兼右散騎常侍、兼管勾文字臣爰源宣行.翰林待詔、管勾延資書畫曬晾標匠官、賜緋魚袋臣朝議郎、試監察御史檢校吏部郎中翰林書詔臣元欽等上.(自乾符至各一紙.行草、與都待詔名銜、字畫大小一同.當是其筆也.但此本雖有骨力.而殊失體製.豈一時亟於分賜.然亦不應如許疎也.嘗聞越謂楊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好蹟.蓋此類也.)

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故知局促轅下者、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王氏以來、惟顏魯公楊少師得蘭亭用筆意.(山谷題范氏摹本.)

王右軍禊事詩序、爲古今行正之祖.當時逸少自珍此書.故作或肥或瘦不同.要其書法異爾.今之書或喜肥疾瘦.殆不知而作也.予近於今之李翺叟家、得硬黃臨文賦一卷.筆意清潤.是歐虞褚陸輩臨右軍書.使善工者入石.可與蘭亭竝行.但世人未深知爾.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庚申、荆江亭書.是日江水漲數尺.(山谷跋周紹邃本.)

蘭亭敍草.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姸、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竝山谷.)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贊見後門.)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

王堯臣參政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鑒焉。余與蘇泊才翁子友善。以王維霧景六幅、李王劒毛一軸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毫髮備盡。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楊賜王公者。碾花眞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眞蹟一等。非知書者未易到也。（贊見後。）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其族人所摹是第二、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二本在滕中處。是歸余家本。

本朝參知政事蘇太簡所藏丙寅歲得于集賢國老孫祕閣子美子志東。志東好事、與予家通書畫、上著邳公之後蘇氏字印。太簡被太宗遇。使第諸國簿收書畫爲三等、賜予甚多。公卿之家無出其右。此其尤著名者。紹聖中重裝。翰林蔡元長既跋、印以今翰林印。副車王晉卿翦下元長所跋著他書。軸乃見還。其上故印存焉。元符之元涟漪瑞墨堂題。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面。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此本。遇好事者求。卽與一本。再不可得也。世謂之三米蘭亭。

盱眙南山杜寶臣字器之。父爲令、祖皆爲郎、家世傳此唐刻本蘭亭。余與二子五日模視善工十日刻。世謂三米蘭亭出於此也。杜欲百本而以此見歸。乃好事欲廣其眞爾。壬午五月、西山寶晉齋手裝。是歲既

得上皇山洞天一品食甘露降林木竹石歲也。

汪氏所藏三米本有跋云。泗南山杜器之祖收唐刻本蘭亭敍與家藏蘇太簡中令所收正觀模賜王公本一同。建中靖國元年淮山樓以杜本刻以貽有識。米芾、樂毅論正書第一、此固行書第一。定本懷仁模思差拙。此本轉摺精彩。殆王承規檛也。米尹仁書。

此書在世八百年、定本傳世四百年而亡。後世之傳實在此本。米尹知記。（二尹後改作友。）

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王文惠孫居高郵。收遂良黃絹上臨蘭亭、許以五十千質之。余方襄大事。爲沈存中借去。拊髀驚曰、書不復歸矣。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因不復言。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歡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資其行。亦不復取。

泗南山杜寶臣字器之、祖兩世爲郎。父爲令。家傳唐模印本、與購於蘇太簡家貞觀名手雙勾本、微有出入。吾行年六十。閱書一世。未之見也。父子三人逐字檛於第一軒。命工十日刻成。世謂三米蘭亭。此其祖也。丹陽郡甘露降吾家西山書院梧桐之歲。崇寧壬午五月十七日、寶晉齋致爽手製。襄陽米芾元章祕玩。（御府帖。）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黃素兩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果徐僧權書縫也。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其狀若岩岩奇峯之峻。英英穠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

爽爽孤騫、類逸羣之鶴。蕙若振和風之麗。一作靡霧露擢秋幹之鮮。蕭蕭雲慶之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鵷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羣玉也。至於永和字全呈其雅韵。九觴字備著於眞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蓋彰其楷則。若夫臨倣莫推於魏薛。賞別不聞於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鑑也。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晁美叔齋舫云。借自公孫。辛巳歲、購於公孫獄。四月念二日、寶晉齋舫手裝。詳見審定門。

遂良摹本逸少神寓之跡也。唐文皇帝甘心學之。贊曰煙飛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邪而反直。頗爲能狀之。此永和九年書也。十二年爲山陰道士寫黃庭經。又作意移入楷法。故於點畫裁成之妙。亦爲正書之冠。唐之學者心慕手追。輔成已能流而爲歐虞褚薛。故後人但見定武石刻爲工。今遇此本方眞元。乃褚河南親摹以傳。頓覺定本尚類唐臨。去此絕遠。何則柔閒蕭散而神韻獨高。華巧天就。如運斤成風而中桑林之舞。乃知妙絕千古者。不在點畫畦畛閒。而風流天韻。非力學所可到。捨此本疇能見之。紹聖丙子、李公麟伯時書。

貞觀中得蘭亭。上命供奉楊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楊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褚陸輩、人皆臨楊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爲佳。似是鐫以當時所臨本模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眞贋。若諦觀鐫鉄、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姑溪李之儀跋薛氏本。

唐粉蠟紙雙鉤摹蘭亭燕集敍、本在蘇轍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眞蹟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楊賜大臣者。舜欽父集賢校理耆。購於蜀僧元靄。芾與轍友善。每過從必一出。遂親爲背飾。又蘭亭模本、正議大夫張諱犯光宗。跋蘇轍云、此與吾家所收同。寶章待訪集。唐太宗得蘭亭、命馮承素諸葛正之流、雙鉤模賜左右大臣。昨見一本於蘇國老家、後有褚遂良檢校字、世傳石刻、諸好事家極多。悉以定本爲冠。此蓋是也。友仁書。

一本墨蹟後題賜元嘉。昇僧繇。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右跋有四。一云太宗所賜韓王楊本蘭亭禊敍。當時詔楊書人趙模韓道政等各楊數本。皆有少異。至有筆法全不類者。唯其間一本無異眞蹟。迺敕侍臣所臨。擇諸王之賢者賜之。其珍祕如此。觀此筆力遒勁。非楊書人可到。以韓王之文藝超絕。出一時名流之右。圖書珍玩甲於天下。若非褚魏陶虞所書。亦必不錫予之也。眞蹟人間不復見。此爲最善本。謹當十襲藏之耳。開元丁巳、朝議郎守祕書監兼校定四部圖書臣崔液恭題。其二云、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於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儸拘。顏眞卿得其筋、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此歷代寶之爲訓。所以夐高千古。柔兆執徐暮春之初、清輝西閣、因觀脩禊敍爲張洎評此。其三云、江南後主書故吏鉉識。其四云、右

唐文皇賜本蘭亭先光祿祕藏於今逾百歲矣本得之於薛氏書府紹興庚申七夕重加裝褫潁川史應物純夫題（已上係四明李元洎少裴所藏墨蹟蘭亭衆跋）唐文皇賜韓王有崔潤甫之題爲可攷若李重光搨鐙書斷然無能效之者爲眞筆何疑朱徐開皇之記則已見少裴之辨開元正觀未遠潤甫又職校定四部圖書以爲最善本辨才之本既殉昭陵今世以定武本爲第一又出歐陽率更所臨石本自應在墨蹟之下則知此本信爲冠絕蓋希代之寶也然考之新舊唐史崔湜弟液滌及從兄沨竝有文翰居清要液至殿中侍御史液弟滌明皇用爲祕書監出入禁中後賜名澄如此則液爲湜之親弟而爲祕書監者滌也又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仁師相太宗高宗次子擢之子液吏部員外郎第四子挹之子湜相中宗湜之弟滌祕書監如此則液爲湜之從弟又不爲祕書監傳之與表已自不同而液之親筆乃爾以是知作史與考古之難也因併述之仍賦長句以副少裴好古之意（楼論跋李氏所藏墨蹟）

李少裴於四跋之後各引前輩已訂正參爲之說者不復重出若自天監中朱异徐僧權署名其上又有開皇之號以爲梁隋以來歷代所寶藏在祕府以賜元嘉三字爲文皇親筆崔祕監別用白綾小幅書其所跋後主與張洎評書於清輝閣觀脩禊敍用撥鐙法徐鉉被命得以故吏識名於其後且引金坡遺事謂翰苑所藏江南圖書五十軸至景德中止存雨村牧牛圖等三軸此軸當於是時散落人間故史應物謂其家藏已百餘歲初蓋得於薛氏自是一傳而歸奉使高公直閣家六十餘載再傳而歸一權貴之室三傳而歸少裴凡此皆所當紀若崔祕監出處史氏失於考究則已見攻

媿樓公之跋。世昌書。

臨川寓居勾幼安之父酷好石刻。嘗搨一本云。寶應寺乃顏魯公故宅。殿後有謝靈運翻經臺。臺頹毀於基土中得蘭亭石刻一段。勾公得而寶藏之。魯公臨摹。蓋有自矣。樵隱夜話。

司業汪氏所藏唐人臨本有四。其一絹素本。蘇太簡璠字韻詩眞蹟。繫銜其後云。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某於玉堂北軒題。繼而跋者皆一時聞人。京兆章犯光宗諱觀。洛陽富弼觀。嘉祐丁酉仲夏晦日。正甫過訪東齋。因得請觀。丹陽邵亢與宗題。范純禮彝叟觀。持國、玉汝至和元年七月十一日。賜書閣下同觀。近有以唐人臨寫一軸相高下如魯衛也。公擇書。李尚書也。蘇易簡題蘭亭軸詩。以其官攷之。當在淳化二三年或四年中。距今淳熙五年十月。殆一百九十年。翰林學士周必大題於行在玉堂之東軒。唐文皇既得脩禊敍。命趙模諸葛承禎搨臨寫。當時在廷之臣競相傳模。故流傳於世者皆可寶。蘇大令自言家有五本。今不知此是第幾本也。梁谿尤袤蘇富韓范諸鉅公題跋。所謂羣賢畢至者。政豈能望此帖後人物萬一耶。淳熙壬寅正月。第一本敍第一行下有墨妙筆精印。又敍後蘇題字前合縫有國老印。

司業汪達家藏禊敍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是轉模失眞爾。此本良是定武古本。但定本世以斲損帶流。右天四字爲眞。而此獨完好。然精彩乃與唐人鉤摹本不異。殆是定武以前未斷損者耶。乾道壬辰中秋日。錫山尤袤跋。

右蘭亭從毛雍玉唐人所臨本上雙鉤摹寫。亡兄無悔、昔與雍玉相遇於汝州教授陳和夫官舍。大熱揮

汗。自旦至暮、極其精思。較他本爲勝。敦儒後三十年見雍玉之壻黃君、再見此本。跋尾皆是。而蘭亭舊物非矣。覽之慨然。壬戌八月會稽紹興丙寅十月晦日、會稽憲司見張季章所得李文定家二本、馮達道東都所得晁美叔家四本。幷余家所收石本。摹本共十本。較之亦各有長短。要是皆失眞遠矣。遐想照陵埋沒至寶。使人慨歎。世間幻事那得不變滅耶。第二本、係朱無悔摹唐人本。

余舊所得蘭亭數本、皆不及定刻。然猶意定刻斲削無優游之意。此本以爲過定刻遠甚。目病欲寫之未能也。元豐五年七月十三日、無咎記。坐中師道希孝無斁徽之時過甘陵。元豐五年八月十五日、番陽劉定觀。予家收蘭亭石本。天下奇物。有模本一紙亦類此。京題。癸亥六月旦。馮宣敵也。子淵熙寧初提舉京東常平時、歐公守青。嘗出蘭亭石刻四本相示。唯定刻最佳。模者始見此本於北京。元豐六年六月十九日、王子淵題。右蘭亭洛人楊景範所藏。楊君多法書。米元章最愛之。與其子徵之相繼死。其妻李西臺孫予丘婕也。故得此書。馮當世晁無咎諸公有跋尾。妙處頗勝石本。朱希眞記。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七日乙夜展閱時。借得石本六、幷予家摹二石。參較、各有所長。要之失眞遠矣。照陵埋沒、可勝歎耶。時雨雪寒甚。書於會稽官舍和樂堂。希眞六十六、已爲請宮祠。計欲歸老浙西。第三本。

第四本無跋語。前有蘇氏朱印。第一行下有墨妙筆精印。中間合縫有許國後裔　謂蘇許公。又蘇氏印。又內殿祕書之印。末有向子固印、又紹興二字御寶。

蘭亭爲王晉卿家物。背有涯字小印。是唐王涯多蓄古圖書。遭難散失。所見殆是耶。戴溪。

范文度摹本石刻。有諸名人跋云。右軍蘭亭最著。今世尚有楊本祕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樗傚、蓋得之矣。嘉祐壬寅五月二十六日、莆陽蔡襄。旃蒙單閼厲陬壬戌晦、涑水司馬光公實觀。熙寧丙辰七月六日、公著觀。治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太原王珪史院題。范君隱德不耀、以藝文稱於西州舊矣。楹中得蘭亭摹本、雖歲久而筆畫如新、體法秀整、誠世學之家子孫寶之不墜也。熙寧初元正月四日觀。臨洛宋敏求、清源呂夏卿、襄國陳薦、河南陳繹、熙寧辛亥九月一日寬夫題。世傳蘭亭諸本惟定州石刻最善、近聞此石已取入禁中、不可復得。則此本尤當貴重也。蘇軾題、轍同觀。

右按此石刻本前有云。上已日、蘭亭曲水敍。晉右將軍王羲之文并書。古本注崇山二字、國者乎三字、正文三百念四字。元無題目名衔。今加之。代郡范文度書。歐公爲范作三跋。其二見前。若云書雖列於六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爲誤矣。滁山醉翁題。此刻無之。溫公嘗字公實、乃見於此云。此帖見藏新安汪書家帖後。隨所錄附見下方。尤袤。丘密。王鞏。章良能。黃嘯者。婁機。並有曾觀題字。

熙寧丙辰七月六日、呂公著觀。絳覽范文度書眞本體法勁秀、想見其人。欽歎愛玩不能自止。元豐壬戌歲、仲冬二十日、潁川韓絳子華題。蘭亭品佳、而後題小字勁秀可愛。信古今之不乏人也。維持國後三日題。非知書者一觀 閔二字 范 閔一字 之書。唯歎服自先耳。元豐乙丑歲、潁昌許公堂題。

右得之余襄、亦爲范文度臨本著語者。其六跋已見前列。此段則無之。所謂寬夫者、文潞公也。用劍南西川節度使之印。絳者、韓康公也。永者孫曼叔也。世昌書。

祕閣三本。唐人所臨。其一題云、唐人鉤摹蘭亭前後有五老小篆印三。建昌李公擇記篆印一。平原開國大方印四。眞定府印一。山房所藏蘭亭三。於臨榻之間互有得失。政和二年十月三日、儀眞鑑遠題。

夷曠家藏三本、皆唐人所臨。今世所未有。然自有優劣。此本當爲第一。大觀元年二月初九日、同錢遜叔觀於晁進道廳事。虔化孫仲穌父題。

評書者、以右軍爲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孫志康謂山房所藏、自有優劣。此本其三友之管寧、最恕之偉節歟。遜叔唐人、書世字必諱、此獨否。何耶。豈隋末唐初善書者所臨邪。何其神妙也。後三百四十日、借觀於無爲酒局直舍之方丈。趙不佞、張紘晏、謎政和丙申六月念五日、同觀。

一題云、鍾離景伯本。鍾離公序翰墨爲時所稱。亦前輩中潛心不倦、未易跋及。臨學蘭亭脩禊敍、古勁有體、今已難得。好奇博識、當知珍藏之也。襄陽米友仁元暉獲觀。

一題云、唐模本。太宗嗜右軍帖、殆忘寢食。此帖傳流本末、世說之甚詳。彥遠云、當時敕虞世南輩、各臨十餘本、分賜近屬。後來諸公亦各臨書、唐世爲多。今所傳者、悉此也。觀之大校皆得之一二、而體終不變。各自成家。有足驗者。其遺法餘美、已足可驚。後世區區有所不及者、又況昭陵玉匣之蹟哉。不然以太宗之明、尚附耳求之耶。昔年侍先子官江東、見吳璞家褚遂良一本。近定武石上柳公權一本、憲守李球舊石一本。此書皇祐中張侍中耆宅得之。舊不著所書姓氏云。亦康定閒賜帖。其運筆精審圓潤老熟。略有虞法云。白馬馮惟寅評。後有空同子紀方篆印。余家舊藏唐賢墨蹟甚多。自

經兵火、散失殆盡。此誠予家之舊物也。紹聖改元十月晦日、鄧襄題。

嘗見唐人模蘭亭本於蘇才翁家。體若淳重而清麗似不及也。元祐丁卯四月、馬珓題。

張彥遠謂太宗問高宗求蘭亭記。其後高宗果以玉匣納諸昭陵。若然死者其眞有知哉。熙寧乙卯、南邠張舜民。

蘭亭體類此者宜近眞、考之於當時集書者乃可見。薛紹彭題。

洧嘗觀石本蘭亭。愛晉賢之筆。今又於思中處得見唐人所臨。使予無恨矣。熙寧八年十一月曝背大河之濱。因書。乃念七日也。

孫鰲抃才父、元祐丁卯四月十二日觀於上黨驛舍。後有劉氏書畫、楚孫秀印、二方印。

洙獲觀、汝南延雋嘗觀、梁國虞玉廷老伯歎曾覽、虢國楊康仲祥嘗閱。守文安郡事馮文顯、因閱此書於中和堂之北軒。時嘉祐癸卯初伏日題。後有文顯一篆印。

逸少蘭亭書、臨倣之者頗多。此本最佳、李唐卿題。

劉師宏子明閱。自逸至閱作篆書。

太原文叔觀。

華陽李大臨才元題。

秦玠閱過。丹陽邵亢嘗觀。壬辰二月七日、蘭亭無復眞本。獨虞世南輩所臨、散在天下。然奇者蓋鮮。

獨蘇才翁家所收爲第一。而葛蘧仲諶所藏一本次之。與此本共爲三本、無與比者。仲諶之本、今歸予矣。時熙寧二年春二月四夕。謝恍題。

蒲津員蛻、介山郭維基同觀。

狄道李戴、河東薛昌朝觀。

崔復元曾看。上下有思中篆印二。又有楚孫秀印一方篆、

蘭亭之書、逸少之絕筆也。得見摹本。固可愛重耳。會稽鍾離公序題。熙寧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後有楚孫秀印一方篆印。

薛昌樓景脩、乙卯孟春念六日觀。

蘭亭唐人所臨甚奇。會稽錢穆觀。

介觀、甲寅六月二十九日。

熙寧丙辰歲四月、番陽劉定觀。

熙寧丙辰十月上旬、杜陵崔弇觀。後有楚孫秀印一方印。

右軍眞本葬昭陵。唐末之亂、爲溫韜所發。所藏書畫、皆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迹、遂流落於人間。此本乃唐諸家所臨、今亦罕得見也。丁丑中秋、榮老堂跋。

開封樊伯達、君錫、彥和伯充、大年、永年、應之、漢輔、深道。崇寧元年閏六月四日、廣慈觀。

唐代能書者往往得晉人筆法於此可見矣紹興壬子夏四月念九日魏侃記

近見唐人模本於曹忠靖家跋云唐模本家藏久矣因重裝背延雋唐摹本蘭亭世所無有當寶之敏求題

王安上觀斯言信然

禊事文所收石本模本至七軸未始有同者然求其意可見其眞嘗於王仲儀家見一本亦云出於周氏其點畫微細瘦不若此書有精神也襄題

熙寧戊申吳中復嘗覽陟觀

潁川孫永丹陽邵亢觀熙寧甲寅三月癸亥

蘭亭本最多此本誠佳庚午九月念六日蔣之奇

蘭亭摹本似此者幾希矣仲求題

芾薛師雄南譙秦玠觀乙卯閏四月望日題

舊見蘭亭書鋒鋩者與所傳石本不類世多疑之嘗以唐人集右軍書校之則出鋒宜爲近眞蓋石本漫滅不類其初也辛未五月旦日薛紹書嘗孫復嘗以一本遺世昌故詳及其跋云

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恨不見所跋唐楊賜蘭亭本可稽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輿見之愕然曰吾家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遺余析而復會其有數耶紹熙辛亥余守會稽刻之郡齋重陽前二日括蒼王信

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榻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筆誤云、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掣。失其舊跡。須橫摹之、泯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蘭亭考卷六

審定上

蘭亭脩禊敍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眞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眞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眞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於人間本朝太宗皇帝時倣摹所得集以爲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眞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竝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眞僞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一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或其尙有所未傳更俟博采。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眞本已入昭陵後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遾遠當復闕壞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東坡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訪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

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緜僧意祖摹刻於石。軾書。題河朔本。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蘭亭模本。祕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度精神。餘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蔡襄。

蘭亭禊飲詩敍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版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爲張熙載書。

此蘭亭詩敍。筆意清峻和暢。佳石刻也。恨墨本者。著墨濇太深。失其微細筆畫耳。余舊有淡墨數本。頗見古人用筆起倒。兒輩不解珍惜。有乞書者輒與之。今家書中幾一空也。跋重刻定武天字不全本。

此本以定州蘭亭士中所得石摹入棠梨版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眞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腳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甲辰。翁題。棠梨版本。

紹聖元年六月。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令遺筆。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託之耶。周越少收斂筆勢。亦可及此。跋唐本。

褚庭誨所臨極肥。而雒陽張景元斲地得闕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見其風。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他也。竝山谷。

宗室叔盎收蘭亭差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故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爲佳本王肇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以自解耳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此板本也

右米氏祕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攩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蘇氏故題爲褚遂良攩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餘字皆勻填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銼備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攩寶晉齋艎對紫金羣山迎快風避暑九日手裝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摺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墅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研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褚遂良所臨黃素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果徐僧權書縫也

蘭亭敍第二本爲古今冠與余所獲蘇中令家貞觀名手模無少異襄陽米芾

芾頓首再拜比得謝安帖李公炤家者作一贊發笑不知何時得公一見又得唐刻本蘭亭絲髮不差遂用其本刻成今天下惟此本矣希一賞發論與公俱老矣自此願留心書畫以了殘年餘事徒敝精神如

何如何芾皇恐（並寶晉）

蘭亭脩禊前敘、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敘唐僧懷仁素麻牋所書、凡成一軸、永嘉太守待制程公見賞歎、刻之樂石、與天下後世知有蘭亭筆法者共之、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永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活動、宛有迴鸞返鵠之意、較之世間石本、何啻九牛毛耶、懷仁唐書僧、號能集右軍書者、首尾映帶、誠爲尤物、錢塘吳說

右蘭亭石刻、得於周延雋仲章少卿之子（衍）、仲章父安惠公（起）、眞廟朝、任樞密副使、同寇萊公丁晉公執政、立朝不阿、爲晉公所忌、仲章與臨川王荊公厚善、因表其墓、安惠公弟（越）、皆著書名、大觀己丑、先子守新安、衍幕官、安惠公所藏妙墨祕玩尙多存者、蓋仲章能以翰墨世其家、故衍守之不墜、而蘭亭古本尤所珍惜、以余酷愛、久以見贈、雖兵火艱難、未始不相隨也、子孫寶之、曾伋彥思題、紹興癸酉七月五日、

大父（正國）調京師、謁徐神翁、至寶錄宮前、逢道人持一瓢一軸求售、迺蘭亭敘也、後有貞觀小印、歐陽文忠公、孫文懿公（抃）、趙康靖公（槩）、胡文恭公（宿）、在翰苑時題識、道人笑曰、欲易袍、且陳蘭亭眞贋之辨、歷歷有據、以一褐酬之、攜歸高郵、示秦太虛、太虛驚歎、且跋其後、建炎南渡、莫知存在、桑氏筆記、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迹未至絕倫、凡好迹皆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書、又自誓墓後、益自珍不復爲人書、則蘭亭古今獨貴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結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洛人張景先得闕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瘠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餘、瘠而不窘、不失筆意、端可冠冕衆本也、葛

立方·墮洪慶善本·

司業汪逵家藏禊敘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次有二跋云．此本金石之祕寶也．宜十襲藏之．紹興丙辰季夏十一有日．觀於資善堂．武陽朱震書．曲水序自薛氏易古石刻．亂眞者多．此本誠可寶也．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資善堂觀．沖·侍讀范公也·又續璀印章印．跋尾合縫．有康伯可印．

唐文皇初得此敘、命歐褚趙模馮承素韓政諸葛承正榻本．以賜羣臣．故傳於世數本．歐陽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爲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閒李氏本爲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尤袤．汪氏藏本·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見春渚記聞．有孟水清所獻．見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錄四本．其得於王文公家者、與定武民閒兩本、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今所見之種或闕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薛氏所摹易、偶是闕本、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後、而謂薛氏鑱去五字以自別．未爲至論．然校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道祖鑱題爲唐古本．乃此古也．尤爲可寶．王厚之．淳熙戊戌五月甲寅·

自承平時、中山石刻屢爲好事者負去．如此本固已不易得．況太行北嶽．墮邊塵中已五十年乎．撫卷太息．陸游．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敍。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閒。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熹。

蘭亭刻石。雖佳本皆不免有可恨。此唐人鬱楊。乃獨縱橫放肆、不爲法度拘窘。猶可想見蔺紙故書之超軼絕塵也。其後書乾符元年三月、而觀者或以不與史合爲疑。予按歐陽公集古錄。率以石本證史家之誤。此獨不可據以爲證乎。陸游。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蓋草稾也。羲之醉中所書。醒後屢作皆不及之。詔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本。孰爲精到。初本既歸昭陵、流落世閒。皆摹寫者。今人多重定武本。問其所分別。不過以一二字爲證。余過定武得二本。一差肥似新刊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亦未能辨其是否。近得唐楊賜侍臣本。卷首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賞庫之印。備一時官吏銜名。有蔡君謨跋。刊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逵持所藏定武本來。余見而喜。既不去手。因併書之。王信誠之。（所刊本第十及十一行內有異字。十一十二行內有句章令湖鷺字。）

蘭亭敍古今共寶之。而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最勝。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守豫章刊二本。一出於錢氏貞觀石本。一不言所出。然俱不逮定武本也。此本予得之江南。眞定武古本。方兵火蹂躪之餘。世益難得。尤爲可貴也。澹巖老人書。（紹興己未十一月三十日。）

余嘗從王順伯求觀其所藏蘭亭二本相類而差肥。一本瘦勁。尤延之謂瘦者乃眞定武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所辨古刻之眞僞。皆爲後輩所推。今不同如此、孰能決之。此本乃類其瘦者。順伯

既著語矣。盡就延之而正焉。以究其說。陸九淵。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爾。余在中祕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樫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而近世以此爲定武則誤矣。余凡見前輩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帶右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尤袤。

舊見里中人藏此本。卷末有何子楚跋語云。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國貨圖書至眞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其石歸李學究。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爲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交舊莫得見。熙寧中薛師正爲守。其子紹彭別刻本。易歸長安。大觀閒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子楚余不熟其爲人。而其說之詳如此。恐或有所傳承也。晚又得姚合升跋范元卿郎中本云。慶歷中。宋景文爲定帥。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子京。愛而不受。留之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爲帥。始攜石去。其長子留贋本於郡。鑱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爲驗。令升之說如此。顧與何君山不合。未知孰是。順伯出此本。欲余著語。余曰右軍落筆時眞有神助。醒後更寫數十本。皆不及。想其妙處雖右軍自不能形容。余尙何言。輒書所聞二說於後。期與博聞君子共考訂之。沈揆。

紹興初。遣中貴衞茂實交河南地界。是時講好之初。人使往來。中都宮闕。尙容觀瞻。衞因與同事趙彥恬遍歷其閒。至一閣壁庋上有小匣。徽皇御筆題云。眞定武蘭亭。藏有十軸。遂置其匣。裹之以歸。

使回各藏其一餘皆上之九重。世昌嘗見其孫監丞言此。

定武蘭亭敍熙寧中薛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斲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金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長興施氏本。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敍眞蹟使趙模楊以十本賜方鎭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今墨藪無之。世號定武本薛似尙書之爲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索公廚有石鎭肉乃刻牡丹賦於背者道祖別刻石以易之攜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之乃連夜墨楊冀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近石字肉爲眞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浙西都監楊伯時與薛氏孫爲工部郎經同爲曹氏壻得薛氏本題清閟堂法書墨本最爲近古今亡之聞爲某人借去某人者死問其子不知所在淳熙甲辰春與伯時相遇於臨安得其厓略再見於京口復扣其詳云爾因錄所聞書之薛道祖本後周勛。

去年使金還定武送伴以民間所藏書本見示正類此若郡所持售者又不及府治續刻本因書於後永嘉許及之。紹熙甲寅九月望。

必大與子中兄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褉帖以十數共評游氏所藏謂謝脫拘束而動容周旋以印印泥不無慿當筆意奕奕妙入神品蓋傳於今者惟定武瘦本最佳茲其一也周必大題。慶元丁巳臘月丁酉。

南華以副墨爲子洛誦爲孫予亦謂前賢筆蹟眞者當祖之臨者宜孫之既鐫之石又傳之摹本其屬猶近繼此益遠矣今定武蘭亭帖其去昭陵所得殆曾孫行耶予竊傷之昭陵繭紙既受發藏之辱定武堅珉又遭金國之禍獨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地而見貴於中華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爲之喜又聞定武珍其石恐碑上損之故摹本多淡且有二本其一頗瘠此豈淡而瘠者乎其骨相必肖其祖見者當默識之豫章京鏜題。慶元戊午長至日。

蘭亭脩禊敍世固不乏特佳本則精神煥發意態橫生平生所閱亦多然如此本不過五六與宿得於蘇魏公家本爭雄長皆熙寧以前所拓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此帖也吳興施宿題。得於祖武本後。以上六跋。據

蘭亭非昭陵眞蹟不復出模勒豈無誤拓本徒髣髴能解此意然後可與語蘭亭也流俗不察獨取定武本爲眞妄矣予頃見唐刻本有二一是正觀閒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板本崇寧初米老嘗模刻於寶晉號爲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抵墨蹟與碑刻差繆豈止有千百里之遠粗能存其典刑而已何必高貲厚遺爭相搜訪苟或得之自謂獲眞本者是尤可笑也。嘆古主人蔡山父題。陶安世古本。

定武蘭亭石刻富春何子楚能道其詳唐曰正本石晉末耶律德光輦而歸棄之中山爲士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買寘公帑後爲薛紹彭換取聖大觀閒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傳定武者有二今宜中所藏兩卷此其善者也。容齋跋定武本。

市馬以神駿爲主。無問屈戮。觀婦人以美爲主。無問燕越。書亦然。順伯所藏脩禊兩副本。皆逸崇精厲。眞乎其生意存。不必深辨爲定武否也。（同上跋王順伯別本。）

定武本自承平時。已不易得。況今日乎。書學失其傳久矣。楷法出蘭亭。近世以書名家者。返不知也。賀皇李處全題。（定武舊本。）

蘭亭敍。右軍得意書。唐虞世南輩。皆嘗摹傳。兵火之餘。所存亡幾。宣城太守趙公介然聞宗人明遠有舊藏者。出而觀之。謂眞虞永興本也。命勒於石。元勛不伐。（趙明遠本。紹興五年三月庚寅。）

逸少蘭亭敍。曾祖翰林所傳先王國中舊書。實唐刻也。元與樂毅論同卷。今釐爲二。宣和元年十二月。魯郡守錢伯定遜叔記。建炎二年五月廿八日。丹陽郡齋雨中。與李成季賞鑒刻。參校六七字不同。李成季賞鑒刻。今附卷末。蘭亭舊刻今不知所在。傳於士大夫家者。凡三本。此最爲眞。樂靜堂成季題。（李公昭珏。老伯父。）頃在彭門。見醫者田務本家蕭生取蘭亭圖。風神蕭灑。不類塵俗中物。爲題其後云。（見贅詠云。）田生以余賞之。輒祕其畫。然畫實奇手也。適道（姓于。）出蘭亭古帖。見伯父舍人公。（跋其尾。）謂所見三本。此本最眞。伯父舊此帖。當增九鼎之重矣。適道其寶之。勿輕以示人。他日隨銀盃羽化。當思僕言。（政和丁酉五月朔。雲龍小隱書。）此帖本濟北于氏舊物。余頃跋其後。戒其勿輕以示人。意謂于氏不能有也。後十二年而當建炎二年。余自山陽來嘉禾。道過丹徒。帥守遜叔侍郎出以示余。觀伯父手澤。幷舊題。恍然如隔世。其閒得喪存沒。事亦何限。而余亦老矣。且知于氏果不能有也。感物化之無常。悼歲月之遷流。爲之增慨。十一月三日。巨野李邴漢老。

書。比年石刻燔毀略盡、此本獨有存。疑有神物護持。韓駒丹陽蘇子美家所收褚遂良臨正觀蘭亭正類錢氏國中舊書。與今世閒所傳異矣。曾軒蘭亭脩禊敘眞蹟。陪葬昭陵。世所傳摹刻。皆唐人臨寫。雖工拙不同。要皆可觀。此其一也。紹興乙丑、得之蔡運直夫。白下潯叟。此是王承可。蘇緯觀。黃叔文觀。王安國。朱輶。戊辰十月廿六日觀於五羊郡齋。此本今藏攻媿齋。

蘭亭考卷七

審定下

黃伯思法帖刊誤曰。讀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爲作曾字。案古蘭亭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間特闊者。蓋接紙處。與不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僧字下亡其權字。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案晉史逸少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敍。但云不知老之將至。並無曾字。益可是正。

蘭亭帖無如定武本。此本不失古意。疑百餘年物。朱翌。

舊藏蘭亭敍三本。治平間。蘇黃門自河朔持歸東坡先生謂疑是起草者。後僧義祖摹刻石本。其一也。又定武石刻。黃太史云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又唐正觀中摹永禪師石本。凡三也。中原喪亂皆失之。渡江來得晉陵胡安定家。薛氏定武摹本。與今石刻大略相似。而此字畫尤近。東萊蔡安強書。

蘭亭石刻。定武兩本。以前後分眞贋。此其最前者。視諸本爲冠。張澄題。

蘭亭所傳。智永與唐諸公臨摹者也。而以定武本爲最。襄陽張嵲巨山。紹興戊午八月二十六日。

古今書稱右軍爲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絕超古。與鍾元常抗衡。三十年猶及識於河南王晉玉家、黃庭經、樂毅論若兩手。行書見蘭亭敍。高風勝韻爲一代冠。大宗褚遂良摹勒賜近臣。此本蓋有苗裔耶。洛陽李

處權跋。戊午中秋前三日。已上姚僧本。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顧心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所謂不治將深者耶。四明樓鑰大防。

蘭亭敍逸少得意書。後賢多臨寫。石本數十。以定武本爲勝。石歸薛氏。亂後便復難得。熟閱悵然。維揚朱犯同光宗諱　儒題於錢塘。

米南宮謂蘭亭敍爲行書第一。黃太史謂蘭亭敍摹寫或失之肥瘦。要當以心會其妙處。二公之論。古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定武本。此定武本之最善者。鄭伯肅恭老。

定武蘭亭舊本。在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子紹彭刻他本易去。而於舊石斲損數字以惑人。後此石龕置宣和殿壁。渡江以來。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爲定武本。不但肥瘦不同。而精彩頓異。其竹字託字宛轉處。與夫字八字末筆。意態橫生。非他本可及。比斲去本自不多見。況未經薛氏所斲之本乎。此本舊所拓尤可貴。余見蘭亭敍多矣。此特一二見爾。尤袤延之題。跋王順伯第一本。淳熙丙午季夏日。

唐文皇既得脩禊敍。命趙模韓道政諸葛楨馮承素楊賜諸王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跡。至今不知幾本。而獨貴定武刻。順伯諸本皆佳。顧以字肥而不刓者爲定武。則與余所見特異。楊樫伯時有薛道祖親僉題一本正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據。一畢少董家賜本。一蔣丞相家。米元章諸人跋本。一張文潛家王岐公跋本。最後見澄江呂氏舒王所跋。與此本無毫髮異。其刓缺處正同。益信

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後有識者當賞予知言。尤袤。順伯第二本。淳熙四年仲春望日。

定武蘭亭敍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爲陳僧法極字智永所摹。薛道祖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閒歸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鋒鍔。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爲舊本。非也。其三崇山字中斷。字差瘦勁。得於脩城役夫。後藏康惟章伯可家。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金聞在中京。楊伯時云與薛氏爲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舒元輿牡丹賦併記之。聊廣異聞。右北平榮芑題。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舊聞薛師正帥定武。得脩禊敍石于殺虎林。乞墨本者狎至。薛惡敲聲。刊別本以授之。時已二刻。其子紹彭又摹。易元本以歸。自是定武所刻凡二本。政非舊物也。今觀順伯所藏。亦未敢以薛氏刊本爲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嗜此。所蓄未敢自信。當訪佳本。求正於順伯。建安袁說友跋。淳熙戊戌二月望日。

慶歷中。宋景公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吏號河水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於公帑。世謂之定本。後薛道祖攙換以歸長安。宣和中詔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閒關兵火中。追今數十年。祕藏不墜。精神煥發。豈有物護持耶。榮芑書。榮次新所藏本。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曾大父得侍徽祖經帷。獲賜書畫金石刻數十。定武蘭亭其一也。紹興辛巳。敵破歷陽。書卷俱燼。今見榮氏所寶。不勝慨歎。龔頤正音同光宗諱。跋。乾道辛卯正月十二日。

外兄王嘉叟處藏蘭亭敍云初寮先生得於天上與此無異平時所見惟二本爾覃懷李耆俊題淳熙丁酉立秋
熙寧末滕章敏帥定武大父以幕府從時蘭亭敍石刻留郡齋世人未知貴也大父橅十餘本後十年薛
師正分閫遂爲其子道祖易去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矣南渡以來僕家僅存一本深寶惜之未嘗妄以
示人今觀榮次新所藏略無毫髮之異信可賞也汝陰王明清識乾道己丑暮春庚戌

蘭亭得於薛氏最善薛與西京王參政家世爲婚姻所藏二百本伯父伯兄皆壻王氏崇觀閒分二十本
余得其一南渡以來所見雖多大抵皆晚故多剝缺然今亦未易得沈端節約之識淳熙乙亥十月旣望

脩禊敍唐人所摹最有典刑者李學究得此石攜以遊四方而終於定武宋景文爲帥取而龕之郡齋遂
以定武本著名於世熙寧中薛師正之子道祖模刻鬻本易取歸洛欲掩其跡而於攜去之石鑱損湍流
帶右天數字以爲異其跡終不可掩宣和閒竟歸天上其始末大略如此其獨冠於他本者山谷所謂肥
不剩肉瘦不露骨蓋其髣髴矣此紙乃未歸薛氏時所摹尤爲可寶王厚之書慶元丁巳下元日

定武蘭亭爲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宣和初其弟嗣昌獻於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壁靖康亂獨此
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馳進未逾月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之紹興中向子固
叔堅帥淮南密旨令搜訪不獲其後叔堅遭臺評以謂窮窖藏掘地土蓋繇此紹熙壬子夏覓官脩門與
順伯言此世所未聞當識之所藏舊本之左斯碑紙乃越竹豈非維揚檃打者歟中元日汝陰王明清題
於寓舍芙蓉閣

蘭亭敍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本但以越紙拓故多疑之今觀王仲言所聞殆幾是耶尤表觀

脩禊帖李中甫用定武本刻於寧海官舍所貴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中甫新刊或病其不能皆備衆體故爲之解嘲曾槃樂道題

蘭亭以定武爲第一而定武復有二本眞刻爲薛氏藏去而以模本刻定武比於吳傅朋處見眞定武本略不與他本相侔此其次也襄潭張嵲巨山書（紹興丁卯孟夏十四日平仲必毛平仲此刻今在趙仁仲家前）

世傳逸少書帖外惟有蘭亭禊飲敍樂毅論黃庭遺教四本蘭亭樂毅臨摹失眞遠矣而英姿逸韻雅有存者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絕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憔悴而威儀詞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人無數也而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以謂黃庭特後人緣山陰換鵝事附益所□遺教出於唐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精考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之言爲不繆也高郵秦觀太虛題

右淮海先生黃素上所書蘭亭敍并題跋集中不載眞蹟今藏高郵勾氏壽南家濟北晁子綺摹以入石因書絕句云少游寫就蘭亭敍逸韻英姿殆昔人我祖同爲長公客每於翰墨契精神但太虛

新書誤增一曾字入行間豈本於東坡耶

山陰以蘭亭重蘭亭以禊帖重蘭亭故迹雖存而禊帖獨無善本因以定武古本刊諸石廣平李洪書（慶元庚申仲春旦日李又嘗刻一本在安慶府云得於故家）

歐兗公集古今石刻。可謂博而精矣。而定武蘭亭。不見其可貴。豈其時善本尚多。更有出定武之右耶。此石肥瘦纖穠皆得其所。而法度森嚴。典刑具存。眞定武舊刻也。周紫芝題。紹熙甲寅五月一日

定武蘭亭。余家所蓄數十本。雖肥瘦勁弱不同。而各有所長。張顧書。楊伯時本。慶元己未四月。

余家有定武李氏所藏。世稱善本。因見此刻。略無少異。衞涇書。慶元己未仲夏。

硬黃既不可得。定帖獲其眞者亦希矣。清閟堂。

山陰馮氏本。跋云。熙寧二年三月四日。時在瓦橋。晁端彥美叔題。次道書。蘇易簡翰林所作一篇。元豐元年閏正月晦日。謁美叔因書之。常山宋敏求。元豐七年十月九日夜。觀蘭亭。見次道手墨。令人慨慕。端彥題。

此本有晁美叔宋次道跋。爲可寶。宋所書蘇公詩。乃參政易簡題。其家所藏唐人摹本絹素上書。今藏太常博士汪逵季路家。余嘗見之。第二本與楊樗伯時所藏、薛道祖親題正同。以爲唐古本云。尤袤題。

蘭亭四本上還。昔有唐刻妙甚。兵火散失。長懷惘惘。得觀諸本。頗覺神明。還觀第一者。奇絕不敢奪愛。欲求第二者一本。不審可否。音同光宗諱　儒再拜。逵道機宜朝奉親友。逵道嘗任宗丞知復州諱至游。傳其子經字仲柔。今在其孫詢之處。

羲變藏本有四。其一題云。蘭亭乃是舊本。今定州贋本。略以十數。亦各有好處。然余輒能辨之。黃庭堅周翰嘗觀。姜跋云。嘉泰壬戌十二月。得於童道人。山谷跋。乃少年書。已得永和筆法。周翰者文及甫之字。今此本歸檢正黃舉家。或云。姜以他本聯此跋耳。

汝陽閻孝忠資道。元符戊寅秋七月晦日。謁道濟聽琴畢。鑒蘭亭。華陽王晉之。乙酉十月二十八日。此石今遂歸長

安薛氏。世所有者模榻而已。葛次顏題。第二本姜跋云。紹聖三年六月一日。因得秦觀。改元元符。戊寅崇寧四年。龍集乙酉。是時定武舊刻猶在薛氏。未歸御府。

靖康後舊刻無幾。余收八帖皆故家物。字體筆法。與損缺處校之。只一石爾。惟肥瘦不同爾。流俗不識妙處。但以其無皴劍古意。豈能辨前代所摹。石未漫滅時本哉。單丙文書於漢江舟中。第三本。紹熙壬子至後三日。

都下有董承旨者。其先任定武。藏禊帖甚富。紹興中有中貴任道源欲盡買之。不許。後尚方取去百本。酬以僧牒。時有堂後官高良臣及臺史盧宗邁皆得之。高盧死。出以轉售。故吾得之。皆熙壹以前舊拓本。五字不損。紙墨如新。未經裝者。末後尚有一空行。姑存之。亦驗定刻之一助。第四本。嘉定二年昌至日。

永和之刻。歷代所寶。前賢論訂。當以東坡爲是正。

羲之蘭亭記。自永嘉亂亡。其石癸卯歲。僕游定武。聞富人李氏得之。府帥下教。則得墨本一二而已。因授於尚書王公。使勒於琅邪之石。以大觀者焉。守永陽郡杜符卿題。甲辰秋重陽日。

近見馮達道所藏蘭亭。使人欲起拜。留觀百餘日。迺歸之。今又得觀孟達本。清瘦勁拔。亦其流亞也。陸游務觀。嘉泰二年重午日。

脩禊敍。乃留定武。未歸薛氏本。承平日已不易得。況今日乎。臨川王厚之。跋高續古本。

蘭亭以起草本爲第一。先公嘗言云。末後空一行者。是初得邵氏刻本。有勳字圓印。在空中。又於姜堯章處見一本亦然。司馬遵。

康惟章官定武。與宇文粹中。蘇叔黨。田元邁劉無言。論蘭亭。惟章云。蘭亭各有佳處。至於點畫。相去毫釐。

以爲優劣。此非具眼不能辨也。乃出篋中所有百本云。此皆得定武舊本。非不佳。顧皆在二刻後爾。惟章次子名復用此戲歟。高氏所藏本。

石刻如右軍臨鍾繇墓田帖。長安范氏玉石。河南靈寶經變相小楷祕閣、開皇、右軍諸帖。與定武蘭亭。則石工妙矣。高氏所藏蘭亭舊本。藏久斷爛。僅可褾軸。而意韻態度。邈焉古高。如晉宋間人物。風流超逸。後人皆不可及。此本紙墨俱稍新。而筆法備具。精神氣骨。有跳天臥閣之雄。觀之可喜可愕。及與舊本竝觀之。則品格標韻似覺少低。然皆佳本。洛人康復。紹熙癸丑上元日。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皇翔於千仞。今見舊定本蘭亭。其猶龍鳳耶。陸游。慶元丙辰二月十一日。

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子敬答殿榜之請。辭意峻甚。豈知世間有得喪禍福哉。以此學二王書。庶幾得之。若不辨此。雖家藏昭陵繭紙眞蹟。字字而講之。筆筆而求之。去蘭亭愈遠矣。謂予不信。有如大江陸游。

六一翁集古所錄本四。而定刻纔居其一。米南宮所藏。以唐本爲最優。定刻次之。物價豈有常哉。存夫人而已。李衛蘭渚輯錄小敍。

蔡山甫論蘭亭以古本爲右云。區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此亦頗鍼流俗之膏肓。聾豐。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既玩順伯所藏蘭亭敍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後。尤以發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

右軍是殆見其杜德機耳。晦翁。

讀右軍牋奏。見其錯綜機務。使逢其時。能發明功名。著見於世矣。蘭亭禊敍蓋國風兔爰之倫。千載而下、迺獨以其書傳。因見王順伯定武舊本。重爲慨然。陳傳良跋。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近世論蘭亭敍。感事與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別論。若逸少論議。於晉人最爲根據。觀其與商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元學方盛。誰不能爲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迹爲感慨死生爲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遣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淪胥矣。尙忍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爲赤壁賦。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與元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陳隆。

此本所從得。題識號澹巖老人者。故右丞張澂也。見書定門。距今五六年矣。及郭由中乙丑。米元暉丙寅歲月皆可次第。余既不能知書。姑信其遠者。則此帖貴矣。葉適跋游帖。

脩禊敍。是右軍得意處。當落筆時。自有神助。醒後更寫十數本。終莫能及。此豈當以筆畫求哉。山谷晚得定武本已僅能髣髴存筆意。今距山谷又幾何時。商搉眞贋。大似逐塊。摹寫肥瘦。各自成妍。當時存之於心。會其妙處。爾解賞此語。許渠具一隻眼。羅點。

敍簡獻王得棄書之妙。專以晉右軍王羲之爲法。以極其變化。至蘭亭脩禊敍。樂毅論、又王所愛玩。遺墨

藏家廟者。今雖僅存。游嘗獲觀。皆奇麗超絕。動心駭目。王之孫不流以從官長東諸侯。懼書家不能盡見奇蹟。迺諏良工併刻樂石。置會稽郡齋。屬而書其後。陸游。

寶劍既分。識者知其必合。凡物在天地間。離而復會。若有數焉。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甚愛之。恨不見所跋。唐楊賜蘭亭本。及魯公與澄師大德帖。可稽其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輿過余。偶於卷軸中見之。愕然良久。曰、吾家舊物。卻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取其遺余以足之。相與賞異。第不知何時析而爲二。今茲復會、其適然邪。其默有數邪。紹熙辛亥。余守會稽。因併刊之郡齋。爲此邦佳話云。王信。

蘭亭考卷八

推評

太平廣記載唐太宗遺蕭翼賺蘭亭敍事蓋譌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敍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柰河溺小嗜好。而輕喪其大哉。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小年喜官爵、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晉舍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於譎也。愛蘭亭敍。事小於欺也。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東皐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陳正敏遯齋閒覽、載其季父虛中語云、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而正敏又謂絲竹管弦亦重複。豈未熟張禹傳耶。漫錄謂承漢書誤是也。山樵夜話。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敍云、自右軍留付子孫、傳七代至永禪師、付弟子辯才、太宗至遣

監察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敍、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卽煬帝也.帝不之寶.後僧智果借楊.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辯才得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楊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五楊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焉.劉餗父子、世爲史官.以討論爲己任.於是正文字尤審.則辯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敍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胝殘老僧.敢斬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況在秦邸、豈能詭遣臺臣、亦猥信之何耶.或云、第十五行有僧字.蓋時楊本至多.惟此僧果所藏爲眞本.故署僧字以別之.或以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王銍.

此跋與范丞相家所藏、首尾不同.前一段已載紀原門.後有云滕章敏公元發、嘗爲先子言、帥定武日.聞之故老.慶歷中宋景文爲帥、有士子攜此石遊走四方.最後死於營妓家.樂營吏孟水清取以獻.子京愛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自是定武蘭亭傳天下.幾四十年.至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爲帥攜去.其子紹彭別摹一本在郡.然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間.其次子嗣昌始內之御府.靖康之亂、不知所在云.建炎三年十一月望、汝陰王銍書.

此跋載歲月次序頗定、卻無或云以下語、姑備錄云.　世昌

永和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

亦足以暢敍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爲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爲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闊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脩永和故事嘗有詩．見詠賢門．蓋爲獻之等發也．蕭常之立方．晉右將軍書爲世所寶．於今八百餘年．其閒以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敬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脩禊詩序、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又可知．獨不甚聞於宋齊閒、時尚未出也．唐與、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唐以來以及我宋．未有不得乎此而稱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序眞蹟眞刻皆亡已久．今所有者．唐世摹搨所傳．承平日惟定武號稱第一．尙幸及見之．歐陽文忠公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劇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爲杵碎．因築得之．中有枘竅、縱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眞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雍意不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詰有言樂毅黃庭、

但得成篇、足爲國寶、況此序爲絕筆乎。方知文忠千卷、不無濫錄。鄴侯三萬、奚以多爲。雍衰耄之年、得再觀定武舊本於夷陵、迺三歎息而書其後。淳熙辛丑歲中秋日、河南郭雍書。雍峽州人、號沖晦先生、字頤正。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其辭翰爲世所寶。然議者以謂梁昭明太子不集此篇於文選者、以其有天朗氣清之句。或者以爲不然、季春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於義未病。予因讀楚詞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由是知昭明之所去取也、又如所謂管弦絲竹之樂、語衍而複、茲皆逸少之累歟。王得臣麈史。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閒見文選一册。公指以相示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閒有多少事、一客輒曰、常聞人言、王右軍蘭亭敍不入選、蓋爲不合有絲竹管弦之語、絲竹卽管弦也、又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公笑不荅、客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氣清朗、故可書、如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弦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至多、何特此敍耶。安可便出議論。陵陽室中語。

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敍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注云、王羲之臨河敍、則是敍亦名臨河。劉孝標當有所據。東坡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見季倫金多、故以爲賢於右軍爾。夫二十四友皆望塵之流、豈足比方逸少耶。東坡山陰陳迹詩、強把先生擬季倫。

徐彥和送此卷云、是右軍斫鵝圖。余觀此楊上倭蹇者、定不解書蘭亭敍也。右軍在會稽時、巨溫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巖壑之趣爾。永思堂書。山谷題右軍斫鵝圖後。

謝安人物爲江左第一、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譏誚、殆欲痛哭。此可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

萬與亘溫、何足道哉。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安石比季倫、聞而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友也、季倫於逸少、如鴟鳶之於鴻鵠、尙不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閒妄語。史官許敬宗眞人奴也、見季倫金多賢於逸少。今魯直亦怪晝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東坡跋斫論圖。）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後山談叢。）

米寶晉嘗有一帖、與宗廣世恬之子太尉云、先公墓誌、頃刻得筆、不使麤細相閒、如蘭亭披之花雲滿目、乃非吏人書也。此亦可以開示習蘭亭之蹊徑也。（山樵夜話。）

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序中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意。文選中收王元長曲水詩序。曲水敍不收。豈昭明深於內學、以義之不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晁氏。）

寶晉題黃素黃庭經後有云、逸少眞書、惟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竝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眞書一字爾。（寶章集。）

蘭亭絲竹管弦或病其說、歐陽公記眞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亦以爲疑。

蘭亭集或以方金谷敍、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郗嘉賓喜人以己比苻堅、殆同此病。陳公廙居洛爲禊飲、與客酬唱、無愧山陰之敍者、謂禮義無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余觀逸少安石邁往不屑之韻、豈但筆札之工、公廙自云無愧、蓋王謝之細耶、韓安國不能賦、罰酒三斗、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議者

以是少之。殉蟲生遂有矜色、彼豈謂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胡明仲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義之傳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與義之同好。嘗燕集山陰之蘭亭。羊欣筆陣圖云、義之年三十三書蘭亭敍、王師乾撰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內史後、峻誓墳塋、捐棄簪組、曲水蘭亭自爲之序。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去會稽郡矣。何延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暮春、宦遊山陰脩禊禮所記、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傳云、義之初渡浙江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嘗與同志燕集山陰之蘭亭、爲之敍以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隱居之日也。按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之爲護軍。八年、王羲之遺殷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會稽太守王述爲揚州刺史。又晉傳、羲之自護軍右將軍會稽內史、實代王述、及述刺揚州、臨發一別而去。後王述檢察會稽郡、疲於簡對、稱疾去郡、於墓前自誓、時永和十一年之三月也、以此推之、歲在癸丑爲永和九年、其時爲會稽內史無可疑者。晉傳既脫略羊欣王師乾輩所記皆舛。黃長睿號該洽。嘗跋右軍破羌帖云、永和十二年、去會稽郡已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相牴牾有不可解。傳又言右軍壽五十有九。按右軍生於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沒於穆帝五年辛酉、以此推之、右軍蘭亭之遊、時年五十有一、當是時謝太傅隱居東山、遂同此集。碑署瑯琊王友謝安是也。葛常之韻語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用謝安一時之語、或者又疑羲之傳爲會稽內史日、與尚書僕射謝安書云、按謝太傅以升平四年爲亘宣武司馬、後十餘年始當國爲僕射、而永和八年、爲尚書僕射

書謝尙也以尙爲安乃傳之誤。李肇國史補。

蘭亭考卷九

法習

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羣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竝代俗所傳、眞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畫贊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奇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嚬嗟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尙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孫過庭書譜。

稽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卷、體裁用筆、竊效蘭亭。法書苑一本云。今司徒王鈇若。山谷家傳有云。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餘與此同。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委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冠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東坡題跋後。

亞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絕妙、同時極善用筆、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山谷題子發帖）

古人作蘭亭敍、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爾。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鋩、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鍔。此不傳之妙也。（淡墨研銘）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逾媚。中年以來、筆墨重實、李北海未足多也。（東坡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形勢。正如羨西子捧心、而不自瘕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風於蕪湖縣、徑行到吉祥寺、魯直題）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爾。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跋絳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敍、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閒、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於爲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氣定、青黃皁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

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一本云、東坡云云、此確論也。予嘗申之曰、結密無閒、痩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已上山谷。

蘭亭考卷十

詠贊

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聞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羊欣筆陣圖。

二王書語中有蘭亭詩云、悠悠大象運。輪轉無停際。陶化非吾匠、去來非吾制。宗統竟安在、卽順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其一。元章云、王仲孜收蘭亭詩一卷、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三春啓羲品。一作述。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一作閒。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隣。其二御府本及陸柬之本、隣作新、又有作親字、第一卷此詩無前二句。猗撫二三子、莫匪高所託。造眞探元根、涉世若過客。前識非所期。盧室是我宅。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其三。鑒明去塵垢、止則鄙孟生。體之固未易、三殤解天刑。方寸無停主、矜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元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所樂在一朝、寄之高千齡。其四。合散固其常、脩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再起。於今爲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此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固不朽。河清非所俟。其五、法書要錄。

柳子厚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

韓滁州報澈上人詩云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
韓忠獻王帥定武喜得蘭亭石刻詩云臺英正約尋芳會誰是山陰作序人又云欲繼永和脩故事愧無神筆走龍蛇又云欲學永和當日序愧無奇筆紹前蹤又云一觴一詠無絲管恰似蘭亭列坐時又云休論俛仰爲陳迹且學山陰祓禊杯又云會餘俯仰皆陳迹不醉山陰定笑人
東坡墨妙亭詩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迹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逈吳渭吳筠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賞有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用是事（姚令威西溪叢語）
華鎮會稽詠古詩墨妙風流互古今等閑陳迹冠山陰耳聞正觀求眞跡眼見天章照茂林鐵限僧房跡未移千通眞草了無遺蘭亭墨妙何由見祇說蕭郎奉使時（山中父老尙能說蕭翼事）
薛道祖詩東晉風流勝事多一時人物盡消磨不因醉本蘭亭在後世誰知舊永和（清閟堂楊伯時本）
欒城山陰陳跡詩臥對郗人氣已眞晚依丘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淸言侶自是江東第一人（注云逸少知淸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羣淸言耳）
山谷題楊凝式書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卻到烏絲欄
山谷贈丘十四詩擁書環坐愛牕明松花泛硯摹眞行字身藏穎秀勁淸問誰學之果蘭亭
蘇易簡題家藏蘭亭詩有若像夫子尙與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眞蹟不復存今

余獲此本、可以比瑛璠。

蔣之奇墨妙亭詩.蘭亭楊本得遺法、字體變化人莫窺。梭飛壁閒勢屈矯、劍出獄底光陸離。可憐闕韞侵點畫、鐵網買斷珊瑚枝。

永徽中所模蘭亭敍後題云、永徽去正觀不遠.得眞爲最.其詩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無足珍。敍引抽毫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爲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尙有異形終可祕。彥遠記模不記紙.要錄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齊.俗說紛紛那有是。

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談標.書存馮式。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眞物。

如月非虛.志專乃一。繡繰金鐍.瑤機錦袱。猗歟元章.守之勿失。

翰墨風流冠古今。鵝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猶能易萬金。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季春二日.懶拙翁米元暉跋於行朝天慶觀東私居書航之北牕.時雨霽風和.窗明机靜.投閑杜門.爲情良適.觀正觀脩禊序.九快人意也.跋敍柔定武本.

圖契朴彫稱聖智。萬古奔沈餘末伎。蘭亭醉墨更無加.始信功名皆儻爾。庾翼兒郎豈不黠、自是家雞卑野雉。退之強聒六藝疎.見處纔能到委媚。丞相有金那得取、不與官家深自祕。卻因同好露心胸、誤使蕭翼誇善計。摸金何用置中郎.溫嶠家有昭陵器。披沙但只取黃金.剔軸安能收故紙。天章寶塔高巃嵸、永著文皇好文藝。至今油蠟模未已.善本何辭萬金棄。以上賣買.

異僞紛紛聖得知風流千古一羲之山陰勝槩今何在邨有人傳定武碑（李大異跋游本）

逸少遺墨九貴蘭亭至於玉石不宜隨耶律入旃酪之腥此爲異也臨紙三歎繫之以詩英華最鬯彫元氣骨瑩神清祓禊時蠶繭鼠鬚雖我助家雞野鶩竟誰癡梓棺賻襯從英主玉石遲留宜裔夷今日中原陷荆棘摩挲墨本鬢成絲

昭陵忍死覓繭紙月在長空影浮水來禽不傳練裹毀婢作夫人喪容止家雞野鶩知何似醜婦撫膺羞欲死君家所藏脩禊字如錐畫沙籠無比定武長沙蛇蚓尾（王仲衡題寓氏本）

河東薛紹彭勒唐楊硬黃本嘗贊其後云文陵不載啓古刻石已殘鋒鋩久自滅如出撫筆端臨池幾人誤詎識筆意完正觀賜楊本尚或傳衣冠茲實兵火餘分派非殊源妙用無隱迹神明當復還祕藏懼不廣模勒金石刊庶幾將墜法可續後世觀來者儻護持何止敵瑛璠（清閟堂本）

柳公權紫絲靨蘭亭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攜石李公李師中也寶晉的聞云今在富鄭公子宿州使君家

定武本自薛嗣昌進入詔龕置宣和殿壁或云簽思東閣後徙艮岳瑪瑙亭舊傳宮詞云瑪瑙亭根萬寶陳珠連璧合鬬精神眇然一片中山石有許光芒獨冠倫蓋謂是也或說米寶晉所賦清平詞之一章（桑氏肇記）

文皇嗜好非聲色偶愛蘭亭亦其癖河南猶恐後來聞竟使昭陵隱眞蹟世間能悟知幾人墨本珍傳意

愈勤有似春雲隱明月光影還到千江分法曹得此深恨晚有客攜從大梁遠多言南渡罕曾見大勝薛家蟬翼本嗟我學書從少年較計點畫分媸妍老拈撅筆萬事懶忽見錦軸心淒然眞行委婀公所取篆隸何妨更兼有退之但作石鼓歌談笑譏訶換鵝手新安羅
堂堂淮陰侯夫豈嗗等伍放翁評此本可作蘭亭祖濁氏所藏蘭亭二本得之昭德晁氏嵇彥字美叔說之字伯以公著字武子其三世也嘉泰二年二月六日陸游年七十八題
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此本得其骨殊勝蘭亭面右定武舊本蘭亭骨氣卓然可見不以流滿帶右天五字定眞贋也陸游識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俛仰之間已陳迹至今此紙尚如新楊誠齋跋衰起嚴本
劉度次裴過蘭亭書堂詩蘭亭擬金谷逸少比季倫史臣作此語無異屠沽人君看蘭亭墨歲久亦豈陳
當時本嬉戲後世乃見珍我行適春暮及此禊飲辰墨池奏琅玦書堂暗松筠堂中有遺像儼坐遺冠巾
情知金堂仙可望不可親物色儻見之欲去猶逡巡
昭陵永閟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君家何處得此紙剡畫爛然猶
可喜六丁神物好護持更有諸賢題姓字袁潤王容
路入山西更向西雨和春雪旋成泥風吹疊巘雲頭散月照平湖鳳影低挂杖負書尋遠寺倩童牽鹿渡
深溪今朝獨宿巖東院唯聽猿吟與鳥啼蕭翼宿雲門東客院
絕頂高峯路不分嵐煙長瑣綠苔紋攔猴推落臨崖石打破下方遮月雲蕭翼留雲門

右蕭翼詩辭不多見、此二詩在雲門作、所謂拄杖負書者、正訪蘭亭時也。似孫題。世昌近於東墅閱高禮古校書法書名畫。方見比詩及跋。使御史不有此行。烏得是清絕語。故具載之。

一應東晉守八體入神書墨水傳遺蹟、蘭亭表舊居。挂冠高興逸。坦腹舊牀虛。峻嶺崇山景。依然想似初。高祖之右軍祠堂。

王龜齡會稽詩。羣賢少長畢經過。曲水流觴憶永和。一代風流已陳迹。世殊事異感傷多。悟言一室許誰親。相遇無非我輩人。放浪形骸嗟老矣。仰觀宇宙尚艱辛。

右軍書最珍此者、以其草藁塗竄之餘、初不用意而筆墨蕭散、自有天然奇趣耳。無心工拙當閒暇。信手縱橫盡技能。朱蠟謄摹猶若此、可憐眞蹟殉昭陵。紹興戊午秋、因觀畢氏所藏定武舊石本、爲題前句。河東薛僊季同。

昭陵繭紙傳夢事、脩禊千古欽餘芳。公今克攜定武本、趙北復歎塵沙黃。細看筆力自外出。妙處晝裏藏鋒鋩。漢官威儀落眼界。九鼎之重虞窺攘。暗中摸索辯眞贋。蔀屋猶有千丈光。麴車道逢我所嗜。流涎顧視裾淋浪。祈公分貺我一本、小儒不願尚書郎。頃在建康、少董賓此、凡三本、是時已作此語、及過臨安、少董竟以一本爲貺。暇日復過書堂、又觀此善最、因書前詩以繼其後。康山田秀實。

生涯寄簞瓢、嗜古成傳癖。胸蟠萬卷書。禊帖究所出。三百七十五、異論溢編帙。更相自戈矛、又類相形色。我昔識諸老、高論聆侍側。王筆貴藏鋒。眞贋拂金錫。精神苟不具。徒爾致研席。搜訪諸賢語、編類置丈室。使我心豁然、登山如得屐。妄意於斯文、庶可益涓滴。作詩謝來況、持寄俟他日。趙歙州彥衛倅台日、常許蘭亭二三說、丙辰春因以詩扣之。

此其次韻也。

形槁木、心死灰、被裘褐、擐瓊瑰、彼烏紗而皁帶。其慢言似高。其遊言似詼、機心舞於眉端。蓋有與之偕來乎。李漢老跋田济本家藏蕭生取蘭亭圖

蘭亭考卷十一

傳刻

御府

一本、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刊定武本、後有實字方印、及御製跋、

一本、會字全、不界行、斯文下有貞觀單印、上角微圓、末篆書題貞觀石刻、紹興乙卯重刊。已上二本、又見紹興淳熙雜法帖內。

一本、闕在癸丑稽山陰之蘭亭脩禊此林脩竹又有清流激天、共二十一字、有紹興雙印。

一本、領字有山字、會字全、無界行、有紹興雙印。

一本、會稽下闕山字、蛟篆、紹興雙印。

定武

一本、天字小損、其字瘦勁。

一本、天字全、字肥。此疑是古本。

一本、鑱損湍流帶右天五字。

一本、崇山字中斷、第六第七第八三行破裂、無絲竹管弦之一觴一詠亦足以是日也十六字。榮芭云、

定武脩城役夫所得。後歸康惟章家。

一本、棗木刻、五字不損。王順伯所類本內。

一本亭列幽盛遊古不羣殊九字不全。

右今士夫家所藏本。未易殫紀其詳。有已見於審定卷者、不復重出。特舉其槩爾。

會稽

一本、辛道宗跋云、宣和庚子冬、被命平二浙賊。明年夏、刻溪掃殘孽還、訪蘭亭遺跡於天章寺。是時兵燼初絕、盡爲荆棘瓦礫之場。王謝風流。惟山川在爾。裴回四顧。爲之歎息。求於越人、得舊脩禊筆敍。筆畫失眞意。謂當有來者能求佳本刻之林下。後十年建炎庚戌歲、扈蹕再至。雖舊寺棟宇已成、而所期未副。矧山陰無蘭亭帖。豈非是邦闕遺也。遂以唐臨本刻石。卷有太上皇帝宸翰。係是徽廟御書唐賢所臨蘭亭六字。以御寶印其上。鑒賞後則蔡襄君謨、宋敏求次道、一時名公題字。又曰延雋者、周仲章也。安惠公起之子、膳部外郎越姪也。其家圖書爲當時第一。此本淵源固有自矣。曰大防、呂汲公也。曰陟爰、世弼也。曰尋、劉執中也。曰洙、孫巨源也。曰彥先、許覺之也。曰仲來、豫章李定也。因併刻之石、以遺山中僧。庶幾少補訪古幽討之士攬詩云。紹興改元五月甲午、又紹興元年車駕駐會稽。正月十二日、會宰屬官於政事堂之別廳。時辛道宗爲樞密都承旨。出所藏唐人臨本蘭亭云。出內府毘陵張守、金陵李回。洛陽富直柔、襄陽范宗尹同觀。或云、辛道宗所刻不存、闕雖當其欣於已快然自足不之將至所之既徐情隨事等字、又第五字有察字。

一刻蠟紙本、有少長咸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跡猶不十四字、雙鉤不塡。後題乾符元年三月。詳見臨摹門。

一本、後有僧權署字、係題開寶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洛陽

一本、不痛哉若合一契兩行之間甚闊、止無會字。

邯鄲

余嘗見此本於表姪陸寓處、清勁可愛。自第一行至第十七行下皆損一字。移注於其上。後跋云、定武蘭亭眞本、今已不知所在。採有家藏者、因官邯鄲、乃摹於石以永其傳。大朱元祐四年、張採益仲。

婺女

一本、在倅廳。自第十三行至末橫裂而上。又自二十八行後自裂處五行。詢之耆老云、其石碎已百年。王自牧家有未經剜缺時本、庶幾定武典刑也。

一本、自南澗家。

一本、褚遂良正觀八年所模、序首無永字。雖古而未盡善也。

豫章

一本、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題唐貞觀中石本。後六印作一行。鏡形忠孝之家印。黃扉珍玩。又三印字不可辨。末同前方形。

一本、在法帖內、第十十一十二十三行有橫裂文。

一脩城所得本、前有辟穢書義寶過盈尺、參神明以長生、匪以曜物、得麒麟兩行十八字、後高宗皇帝取石入德壽宮。今此兩行、鼎帖中刊在辟穢書內、又王仲信跋云、此本得於西蜀老道士云、長安政和中脩故宮、掘地得此石、其精神鋒鋩在眞定本上。

七閩

刻貞觀本、與豫章同、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亦同前六印、但第五印在後行下有漢北平守世家印、印後方題唐貞觀中石本。

括蒼

三本、會字全、有界行、後題模家本留刻仙都、紹聖丁丑、蜀人劉涇。

金陵

一本、熙寧丁巳六月二十七日、省局手裝、堯民誌、後跋云、蘭亭石刻、世以定武爲最、先公熙寧間得此本、誌而藏之、逮今七十有一年、懼歲久手澤湮漫、併刻於建鄴府治、紹興丁卯十一月旦、清豐晁謙之謹題。

上饒

一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橫裂、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二印。

景陵

一本、自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閒日久。郡守何文度得之紹興丁丑歲十月十有二日跋。

九江

一本、自第五行首至九行末、有大裂文。

龍舒

一本、刻褚書、有篆額蘭亭記作長行、後有黃扉珍玩印。忠孝之家、圓方兩印。題貞觀八年褚遂良摹。

八桂

一本、用米寶晉本開後有米氏印記。

永嘉

一本字大行闊。并刻乾封二年、懷仁集右軍及序、有秦吳三跋。

丹丘本

一、前有薛稷篆十八行字者。見存彭澤家、云得之淘河之夫。

常德

一本、乾道閒所刻、具三體、仍載坡谷諸跋在其後。有殺胡林一事尤佳。

臨川

一掘出麻姑石本。列坐盛是日六七八三行裂損十九字。一本無會字及界行。後有玉册官楊仙芝摹刻八小字。

周安惠家本

此本見存秀邸、有曾伋彦思跋。曾得於越之姪衍及大觀己丑歲也。紹興癸酉、重加表飾、已四年。

陳氏本

簡齋用池紙臨、中闕痛字。高宗所賜臨本亦然、似是御本寫也。

三米本

米氏父子模刻於淮山樓。

杵本

因劚地而得者。有枘竅、初號杵蘭亭。後易爲褚。

陶氏本

陶憲定字安世、多藏秦漢以來古物。有定武本。

諸葛氏本

字極大、恐是別本模。

錢氏本

前後凡七印、有文僖公手書。唐正觀中石本六字。紹興癸酉夏六月。元孫傑之刻。

中山王氏本

此本前瘦後肥、體書溫潤有典刑。後列六印亦佳。

吳氏本

斯文下有吳璜書印。

尤氏本

遂初尚書用楊伯時本刻。

劉氏本

字極大、無言所刻。會字全、餘皆不闕。

范氏本

脩禊帖、用定武墨本重摹入石。紹興十六年八月戊申、方城范序辰識。

邵武本

後有勳字圓印。政和乙未暮秋望、重刻定武古本。陽羨邵勳記。

陸東之本

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二十四行。而蘭亭只類重刻鐵本。又有陳和叔、郇國公、東坡、子由跋。見書

定門。

潘氏本

在安吉縣、第二十及二十一兩行裂。失無期於昔人之懷七字。

石氏本

石熙明家有二。

唐硬黃本

薛紹彭勒唐搨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鋒鋩。又清閟堂本、後有紹彭二字。

織本

松窗雜錄載、元宗先天時、所有異物。如雷公鎖、辟塵犀、簪暖金之類。凡十有三。西蜀織成蘭亭敍、是其一也。

殘石本

此得之殘闕之餘、仍作二塊。前一塊有悲夫雖殊事一也後之攬文。共十一字。下有小字云、蘇氏太簡。後一塊復裂爲二。字已漫滅、但彷彿先世名玩文五字可辨。

南嶽本

一本、後有定武仍孫伯傑六字篆印。

氏本

申公家刻。中有橫斷紋、有章氏印。

盧氏本

斯文下有盧宗道三字印。後題唐硬黃本、淳熙乙未中秋刻。

徐滋本

在湖州。瘦勁而皴剝。自十七十八行內有大裂文。

無名本

此本無名氏、會字全。後有云、蘭亭楊傳刻。諸家所收本極多。未有及此者。不知誰書。

武陵本

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

王氏藏本

凡十帙、殆百本。以定武舊刻爲首。北本副之。當從順伯子友任借觀。外有四軸、奇甚。見諸公跋。

蘭亭考卷十二

釋禊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尚書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浴乎沂、禊出於此。

顏延年曲水詩序。周翰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詳。上巳卽三日也。翰所注引韓詩也。李善注曰、女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巳者祉也。王融序注。

漢書、太后春幸霸館、率皇后列侯夫人乘遵灞水而祓除。續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一作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自濯洗、祓除宿垢、爲太潔。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師古曰、祓除惡之祭也。列傳、武帝卽位無子。平陽公主求良家女飾置家。帝祓灞上而過焉。應劭注云、祓除於水上巳禊也。又衞皇后傳。帝祓灞上、孟康曰、祓除也。於灞水祓除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

竹林七賢論、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曰、昨遊有何語議。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敍前言往行、衮衮可聽。世說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盧諶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元著。

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竝出水濱爲流杯曲水之飲。取黍麴菜汁和蜜爲餌。以厭時氣。

夏仲御別傳曰、三月三日洛水、公王以下竝南浮橋邊禊。仲御時在船中曝藥、賈公望之、問船中者爲誰。

重問、乃荅曰、會稽北海閒民夏仲御。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何義。摯虞曰、漢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不育、以爲怪。攜之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起此。束晳曰、摯虞不足知此。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因其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

沈約宋書曰、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紀麗曰、古用上巳、今用三日。

歐陽詹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寮友序云、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定三節。二月一日曰中和。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羣臣大宴。登高臨川。四方有士之君、亦得宴其寮屬。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曰、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勾萌發達。陽景敷照。握芳蘭。臨清川。柔和鑿潔。用徼介祉。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閒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餞也。

王勃、獻之山亭脩禊序曰。永淳二年、暮春三月脩祓禊於獻之山亭。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驩。後之視今、豈復今時之會。

王維暮春謁逍遙谷序曰、竊思楚傳。嘗詣草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

元稹刺越州。所辟皆文士。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詩十盈帙、與副使竇鞏酬唱。稱蘭亭絕唱。舊唐書。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

於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當其羣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達也。先文康公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於水濱。紹興癸丑。與客泛舟脩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算。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周爲晉義熙九年。又一周爲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歷八年。太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開浮翠筵。中流愜嘯詠。隱浪金壺偏。紅芰初出水。捧劍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弦。尺六細腰女。舞袂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者傳。（葛立方。）

曲水邀歡處。遺芳尚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蕪沒成塵迹。規模得大賢。湖心舟已竝。村步騎仍連。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茂林無舊徑。脩竹起新煙。宛是崇山下。仍依古道邊。院開新地勝。門占舊畬田。荒阪披蘭築。枯池帶墨穿。序成應唱道。杯作每推先。空見雲生岫。時聞鶴唳天。滑苔封石磴。密篠礙飛泉。事感人寰變。歸慚府服牽。寓時仍覩葉。歎逝更臨川。（經蘭亭故池聯句。鮑防、嚴維、劉全白、朱灣共二十五人。具姓名。大歷中唱、五十七人。元本不注姓名於聯句下。）野興攀藤坐。幽情枕石眠。翫奇聊倚策。尋異稍移船。草露猶霑服。松風尚入弦。山遊稱絕調。今古有多篇。（蕭子雲書蘭亭記。蕭統錄序。）

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濱。浴池逢婉女。採艾值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醉神。羣公望不至。虛擲此芳辰。（蕭洽然期王侍人不至。）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鬬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幙連。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羣賢。孟浩然。

越中山水高且深。興來無處不登臨。永和九年刺海郡、暮春三月醉山陰。

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橈徐轉去、微風落日水橫波。皇甫冉三月三日、後亭泛舟。

洛城春禊、元巳芳年。季倫園裏、逸少亭前。興中舉白、讌際生元。陸離軒蓋、淒清管弦。萍疎波盪、柳弱風牽。

未厭歡趣、林浮夕煙。高球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得煙字。

蘭橈萬轉傍汀沙。應接雲峯到若耶。舊浦滿來移渡口、重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鄉心萬里賒。君見漁舟時借問、前洲幾路入煙霞。劉長卿上巳泛舟耶溪。

世閒禊事風流處、鏡裏雲山若畫屏。今日會稽王內史、好將賓客醉蘭亭。鮑溶上斷東孟中丞。或云鮑防作。

洛下今脩禊、羣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盡金閨。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鷁振、歌響雜鶯啼。

歷覽風光好、泝洄意思迷。棹歌能儷曲、墨客競分題。劉禹錫三日與樂天河南李尹。陪令公洛禊。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東坡。禊亭。

齊釀如渑漲綠波。公詩句句可弦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東坡、和王勝之。

風雩三月初三日、禊事宜和勝永和。又見會稽王內史、蘭亭對酒愛新鵝。劉禹。上巳蘭亭豐父惠酒。

小桃脫萼柳梢柔。春色無邊破客愁。好與永和脩故事、一時人物盡風流。李若水上巳。

當時俯仰尙爲陳千載重來感益新曲水已傷迷故迹崇山依舊對遊人許安世吳奎

僧言王右軍遺迹永和春蘭亭有曩基墨池涵漪瀾書堂閟靈像五亭餘圓囷奎

高士已陳迹青山猶故居地存脩禊水俗有換鵝書舊像丹青改諸山楷法疎我來尋壞壁妄意有遺餘趙鼎臣、宿天章寺。

記得蘭亭祓禊辰今朝兼是永和春一觴一詠無詩侶病倚山窗憶故人王駕、永和縣上巳。

危高宗諱。跨澗淪清宜滌世紛飛湍逢石轉漱玉隔山聞影亂林花落山叢碉草熏茲爲禊飲地何羨右將軍蔣堂。

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蔣堂、景祐丁丑、創曲水亭。宴屬同賦。

風流定續蘭亭盛幕府能無寶鞏賢又云右軍筆墨空蘭渚安道風流詫剡溪彭汝礪、涇縣公圃。

坐想蘭亭通曲水行聞上巳接清明明年強健陪嘉集定奪三觥賦不成賀鑄

嘉定辛巳冬、碩蒙恩守台。行山陰道上。壑流巖秀洞心駭目。想象入東諸賢。高風逸韻。邈乎其不可挹也。至郡、有以桑君蘭亭考見示者。其稽稔訂證。靡有遺恨。豈惟歎其識見之該洽。暇日開卷。往往令人神遊茂林脩竹之下。癸未、司庾入越。閒得一至山中。雖永和陳迹。已不復見。而高林崇阿。正自無恙。矧思陵所臨褉帖。有光燭天。倉司郡齋。咸有舊刻。嘗經前輩題品。俱在考中。眞足以慰懷古之意。然則是編可謂有功於蘭亭。當行於越。無可疑者。內相高公、曩嘗序其編首。今吏部復删潤之。豈非是編之幸。碩得附名其末。抑又幸也。甲申季冬十日、青社齊碩謹書。

右蘭亭考十三卷、宋天台桑世昌澤卿所輯錄也。初名博議、凡十五卷。餘姚高內翰文虎爲之序。及再刻於浙東庾司、高之子似孫爲削去集字附見兩篇。其他率任意翦裁。多致文理斷續。乖其本義。甚於其父弁言亦妄加竄改。不令成章。非俞松續考錄其舊作。則彥升才盡之誚。文虎且無以自解矣。庾司舊刻業已節刪過當。嗣經檇李翻雕。益增脫誤。百餘年來藏書家再從項本輾轉傳鈔。則別風淮雨、幾無文義可尋。又不止承訛踵繆而已。偶得柳大中影宋寫本。喜其行款未移。略存面目。聊爾仿行以供清玩。所惜未得博議元書。播之文苑、以還桑氏舊觀耳。似孫登淳熙甲科。在館職時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爲清議所不齒。知處州以貪酷聞。其父暮年出銀花帖以示人。不孝之名又以昭著。直齋陳氏深惡其人。故于似孫著述時加抨駁。且疏其過端於書錄解題。以爲文人無行者戒。至澤卿是考、別具勝情。頗稱好事。乃亦以作爲無益玩物喪志短之。斯則過已。或曰、澤卿爲陸放翁諸甥。書成不就正於舅氏。轉俾胥人任其筆削。不智孰甚焉。其取譏宜矣。愚案文虎之序博議、在開禧乙丑（今改本作嘉定戊辰。）據同時鄭仲至題詞。則澤卿年已七十餘矣。迨嘉定甲申、倉司齊碩始屬似孫彙正重刊、相距又十有九年。度澤卿已未必及見、放翁卒於嘉定己巳。亦不及爲之審定。然則廢博議而令今本獨行於世、此固臺使齊公之責。而亦澤卿之不幸也夫。

乾隆壬寅九月初二日、歙長塘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羣公帖跋

逵再拜、蘭亭敍議論多所未見。高宗學書說。及米元章蘭亭敍。樂毅論跋。錄具別紙。其他或尙有之、未暇冥搜也。

澤卿彙次蘭亭考。凡方册所紀。卷軸所題。亦略備矣。其不可致者。天上書耳。祕閣藏唐人鉤摹。幷鍾離景伯摹三軸。皆有跋語。錄以遺之、南城曾漸書於道山堂。

煥再拜。蘭亭考已偏覽。敬服該洽、謹此納還。

蘭亭帖所共寶。澤卿嗜古考稗如此種學之功可以推矣。碧環張從祖。

繭紙入昭陵。唐筆各名家。世重定武本。頗似聚訟。字畫反不逮古。何耶。澤卿稽稗有條理。可爲祕帖忠臣矣。林至。

長廊睥睨來者誰。出門解后渠得知。不言使者求遺書、只言浴繭當及時。從容與語益款洽、論到翰墨尤瑰奇。山僧技癢不自禁、稍出脩禊蘭亭詞。啓函展玩未及竟、裒有黃紙天庭追。口呿氣褫僵欲死、一騎趣向咸陽馳。虬鬚天子喜折屐、詔許兩禁同觀之。龍騰鳳集在御榻、平生觸眼何曾窺。自從繭紙歸昭陵、寶氣夜夜光陸離。千年議論經幾手、極力追倣分毫釐。博聞強誌子桑子、上下纂輯無或遺。清臞不滿六尺長、中有文字無津涯。歸君此編忽自笑、山東學究眞黠兒。而今御史還書癡。

澤卿示蘭亭考作蕭翼取蘭亭辭豫章黃畴若開篇丁卯臘月六日、

還澤卿蘭亭考古括葉時。

書法光芒晉永和後來摹寫不勝多考論又得桑夫子、蘭渚風流轉不磨。

自從藏紙殉昭陵定武流傳賸得名總輯舊聞爲博議、卽今眞贋不難憑。

予從事越府脩圖志因裒蘭亭題詠及諸賢所評禊帖爲一編以俟澤卿庶有補蘭亭考李衆孟達書戊辰元巳前二日。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朴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一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樓鑰

澤卿往越欲以所編蘭亭書歸帥黃公仍見三山舅氏送以二絕鑰

蘭亭禊序幾臨摹會稽工夫十載餘攜過會稽尋古跡不妨呈似老尚書

四海詩名陸放翁晚成嘉遯萬緣空馮君問訊今安否欲向溪頭共釣蓬

澤卿蘭亭考用工深矣攜攻媿大參詩見訪次韻併呈放翁待制會稽太守黃由字入昭陵不可摹後來僅及晉之餘識眞盡向龜堂問敢謂牽聯亦得書

澤卿年七十餘。著蘭亭考。自中原及渡江諸人題跋罔蒐幾徧。甲是乙非。眞若聚訟。讀之使人腹煩。因思此敍。蓋歐褚諸公之寫眞耳。然研之極乃通於神。如洙泗諸子之肖仲尼。終自弗叛。非天寶以後諸人之所及也。嗚呼哀哉。翠栗齋寄示跋王順伯本。

天台老樵示蘭亭考。坐閒矻矻說此書。且曰我幾蘭亭癖矣。平生惟一善本。爲人取去。豈謂寓意於物。不留意於物者耶。白鹿峯陸樗。

嘉定初元嘉平望道山堂觀蘭亭考。歎其贍博。

長樂陳舜申宋謨。　莆田劉榘仲則。　溫陵陳模、中行。

四明傅行簡欽父。　華亭林至、德久。　建安眞德秀、景元。

金陵何剡、楫臣。　清源留元剛茂潛。　檇李陸堦、子高。

石更青白故兼新字。看由中總是眞畢子一生三百紙。樓公四句幾千春。從來考古難題處。直到名流下筆親。奄有山陰多寶藏。草菴外面更無人。廬陵楊長孺。

蘭亭考用意勤甚。欲人無所不知。詎可厭其多耶。先太史字畫多法蘭亭。至謂游荊州得古本蘭亭、因悟筆意。是殆有言語不可傳者矣。雙雷黃留子耕。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卽事云。翠添鄰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葉適。

蘭亭續考

俞松集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王逸少歿垂二百七十年、而所書脩禊敍、自人間復歸御府。又近二百七十年、而自昭陵復出人間。後百三十餘年、而定武石本始傳於世。又後六十餘年、而石歸天上。又後二十年、而復失於維揚。自是百餘年間、士夫所藏、眞贋相雜矣。惟嘉禾俞壽翁以酷好精識之故、家有此帖數十、多渡江以前、中山摹拓之舊。因次第其所藏與所見、粹爲一編、以續桑氏之考、抑可謂太清而不俗矣。余嘗怪昔之善書者、如漢之蔡中郎、唐之顔魯公、率爲人忌嫉不得其死。而本朝坡谷二公、亦流離困躓於嶺海之外、絕藝之足以累人如此。彼右軍者顧乃生都顯名、衆所歆慕、誓墓辭官、卒以樂死。雖與元司馬竝世、而不與達空函者同科。遺墨流傳、復無蘇黃禁錮燔削之禍。歷十二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愛重、所遺乃爾、絕藝果足以累人哉。然文皇所儲丈二之軸、至三千六百紙、而更六百年、復古殿中所存、纔兩行耳。今僊馭上賓五十六載、所存兩行、又不知其安在。則右軍眞跡、遂絕於世矣。雖他帖之傳尙十百。然皆不得與蘭亭比。矧臨摹刻賚、大抵失眞。則壽翁於此寶藏、折衷以示後人。亦志據依游之一助。未可以玩物而蔑之也。披攬再三、遂復題其卷首。淳祐壬寅、小寒節後五日、蜀人李心傳序。

蘭亭續考卷一

宋　吳山俞　松集

繭紙鼠鬚、眞蹟、不復可見。惟定武石本、典刑具在、展玩無不滿人意、此帖所宜寶也。

右紹興癸丑歲、高皇賜鄭諶本、有御筆復古殿書四字、下用御書之寶。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世傳太史箴、大雅吟、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記、皆逸少奇蹟。而太史箴、大雅吟不復傳。黃庭雖有本。然殊不類。似後世依放而託之者。遺教經又訛缺過半。獨樂毅論字完正。精勁絕出。此本藏於毘陵高氏。云始得之石城。已亡其一角。所存三百餘字。卽其眞也。其後或見其石者。以爲元玉。高氏子弟以火試之。今將破爲數段。石蓋楚石堅瑩似玉而畏火。予亦嘗見之。然物之不幸有如此者。亦可嗟也。蘭亭記傳者尤多。行草不一。竟未見其正本。嘉祐中、侍宮陳留、得集賢胡公謹家本。觀之、與世之傳者不相類。而字勢奇絕。非後人所能爲。然予不知公謹果何從得之也。治平乙巳、予歸毘陵、又獲瑯琊模本。而字體乃與公謹所藏悉同。其後有永陽守杜符卿題云、蘭亭記、自永嘉之亂而亡。其石刻今存於定武李氏。李氏初亦不甚祕、而今無能見之者。惟府帥下教、或得墨本一二而已。於是予乃知公謹所藏、蓋定武李氏本也。杜守眞可謂好事者。然其傳模非良工。僅存梗槩、而失其精神遠矣。聊識而藏之。然不知異日果能得李氏正本否。四月壬辰、南陽子厚題於山軒南齋。

杜守云、蘭亭記永嘉之亂亡其石、而張彥遠書斷云、右軍脩禊事時、三十三歲、揮毫製敍、於時寶之、貞觀中入於內府、文皇帝令楊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楊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後以玉匣盛貯、隨葬於昭陵、然永嘉之亂、乃是惠帝、惠帝蒙塵辛未歲、至穆帝永和癸丑歲、相去四十二年、豈非傳之誤耶、因誌於此、用祛羣惑耳、治平乙巳、中元日、閑閑堂記、

右魯子學本、後歸沈虞卿、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閒矣、元豐二年上巳日寫、（東坡跋官本法帖、）

蘭亭敍、世閒本極多、惟定本者最佳、且有東坡先生跋證、可爲雙寶、張氏其珍藏之、辛未孟春中休日、賀方回云、

此蘭亭乃定本也、今亦罕有、賞歎無已、元祐辛未仲春十八日、田晝、楊書思、趙涔、

始鄒正言浩、赴貶所、其友人告之曰、使君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友爲誰、田晝是也、蘭亭佳無說、蘇子瞻、賀方回、人所共識、繇田君求楊趙、又從可知也、淳祐四年夏至日、長樂潘牥、

右一本、自東坡而下四跋、藏俞松家、

劉郎無物可縈心、沈迷蠹縑與斷簡、求新不獲狂時發、自謂下取且謾眼、猗嗟斯人今實尠、我欲從之官

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踽閎墨皇三復返

右米元章題劉涇所收唐絹本

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無足珍敍引抽毫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爲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尙有異形終可祕彥遠記模不記褚要錄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高俗說紛紛那有是

右米元章題永徽中搨本

予爲兒童侍先君旁嘗聞與客論蘭亭詩敍惟取定武本爲最眞予初不悟此說今老矣學書無所成信知蘭亭詩敍不可以水墨積習也此軸迺侍郎王彥昭文房物觀之使人健羨是尤可珍也丹陽蔡肇天啓題

右李鳳山所藏本

先君所藏定本脩禊敍愛之甚切今觀此刻宜在季孟之閒紹興九年歲次己未春三吳吳說跋

右王岐公本藏俞松家

嘗聞之於工部外郎薛伯常曰蘭亭自唐太宗刊在玉石後流落定武民閒世以定本爲貴伯常尊君道祖世以米薛名者侍其先樞密守定武別以玉石刊一本易民閒太宗本以歸薛道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長安薛家本爲貴道祖又留刊一石在使宇留刊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閒所易者一石只定武自有

三本。然皆經道祖手。元用太宗碑本便上石、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游。數於其家參之。曲折精微、得蘭亭妙處。一間不能逃也。雋道此本、眞薛家好本也。然伯常又說、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爲貞觀時本耳。此石後來亦不在長安薛家。蓋道祖死、其弟尙書嗣昌奏之宣和之間、已取歸汴京、龕在宣和殿上。靖康丁未、燕人載歸沙漠。嗚呼、中國所存者亦可知矣。雋道妙於翰墨。方能珍玩之。他人有之、未必能披玩法書如此也。道祖諱紹彭、其幼子伯常諱經、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錢及之中叟謹書。

右藏俞松家。

王羲之蘭亭敍詩眞蹟、唐貞觀中御史蕭翼就會稽僧得之。詔內供奉摹寫賜功臣。時褚遂良在定武、再模於石。眞蹟復入昭陵、世不復見。自唐以來所傳惟寶定武本。當時印取已多、缺去會字。此石宣和閒又歸內府、亦不復見矣。今古摹刻虞楊、奚翅數十百。卒非識者眼中物。按張彥遠法書要錄云、羲之復書此敍凡三十。終不類初。以是知無心之妙、亦不自知也。能造此理、可以學道。僑寓南安、觀知白所藏定武眞本。旅愁頓解。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宋唐卿謹識。

右本藏越僧處。

王性之家蘭亭云是唐人所臨。後有建中押尾。建中乃李西臺名也。以予觀之、落筆結字皆是西臺法度。此帖爲西臺所模者、無復疑焉。陳長方齊之書於唯室之東雲巢。

右李西臺臨本藏俞松家。

翰墨風流冠古今鵝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猶能直萬金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懶拙翁米元暉在行朝天慶觀東私居書航之北窗、跋致柔定武本、桑澤卿考中已載。

右藏俞松家。

昭陵一入見無從鐫石猶將贋本供八法典刑今在此華山天外立三峯不須苦恨厭家雞自是鹽車後月題弄筆數行書紙背莫教人喚庾安西此甥此舅兩風流翰墨相傳不誤投大似曹溪付衣鉢臨池他日看銀鈎

吾友胡少明宮教、以王文正家所得蘭亭敍、惠其甥王立之、定武石刻屢經收守私易。此本信非近年摹榻失眞者所能髣髴也。紹興乙卯上元日閩人陳長方齊之題於笠澤寓舍。

庚申二月、復借此本、參訂程光祿滕康樞密家所得本。此石實與滕氏所藏同出一轍。

柳子厚骰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幷示孟嵩二童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

右三詩三題竝陳齊之筆。王沂公本、李秀巖有跋、藏俞松家。

平生三見唐人摸本蘭亭敍。一是泗南山杜氏木刻者。一是周延雋家本。一是蘇中書家。唯蘇氏本冠諸家本。其傳摹不失眞處。決非定武石刻所能及。然不善爲斷。血指汗顏。摸書手未免有之。

右陳齊之評唐人摸本。

定武舊刻、長安薛氏所藏、余政和丁酉歲倅郡、次年移南陽、薛氏子晛以此贈行、建炎己酉、承乏鄉部、遭里中之變、已失復得、錢塘吳說傳朋題。

傅朋赴鎮上饒、相遇嘉興、觀定武舊本蘭亭、眞氣凜然、紹興中、甲子、九月十四日、雒陽朱敦儒題。

揆家所藏定武褁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絕妙、戊申九月三日、觀於欣遇東齋。沈虞卿題。

是歲多十一月、觀楊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籤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爲定武眞刻無疑。沈虞卿再題。

蘭亭敍、唐書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爾、摹手刻工各有精麤、故等差不同、惟是定武者筆意彷彿尙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觀此本則不容聲矣、紹興辛亥立冬、石湖范成大書。

余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雖祕府之藏、亦未免雜贋也、紹定癸巳、脩禊之月、舟過禾興、欣遇沈公之孫寺丞、出示家世所寶二軸、望之知其爲眞也、此軸本吳傅朋得諸薛氏、而傳古如尤王、善書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歲士人作蘭亭考、凡數萬言、名流品題、登載略盡、惜無以此軸示之、陵陽李心傳書。

右一本六跋沈伯愚所藏本。

唐太宗既獲蘭亭敍、乃命馮承素、趙模、諸葛貞之流、鉤模以賜近侍、令褚遂良檢校而董之、今嗜古好奇君子、尙有祕傳當日賜本、近見一本、已歸御府矣、神物護持、斯爲萬世不朽之藏、廣宇閒石刻莫可勝紀、悉以定武爲最善、此蓋是也、紹興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懶拙老人米元暉書。

宣和之末、復置書學、增博士三員．杜從古米友仁與兢昨兼見任職事、一日太上徽皇各賜蘭亭敍石刻一本．其下御筆書云、康定二年進尙是定州所貢．今觀是本、政與向來所賜同．今不易得．宜珍祕之．紹興壬申春二月六日、保大騎省、雲來徐兢題．

定本蘭亭敍、如世奇寶、不惟難得亦難辨、此蓋故家所藏、米徐二公、好古博雅、與之不疑．僕因而識焉、幸矣．淳熙辛丑閏月晦日、唐季度題．

右一本三跋、藏俞松家．

蘭亭禊飲敍草、號右軍法書第一、眞墨入昭陵．虞褚輩所臨、典刑猶在、散落人間．今復數百年、鉤搨既多．眞贋轉雜．濃輒過肥．纖或病瘦．偏勁露鋒．規媚傷弱．工不勝拙．當時無復見右軍大成矣．余每獲蘭亭隨以入集．晚游都下、蘭若得本於老書生云、淸獻趙公少年學書定武本、一見驚喜、取較他本果勝不誣、遂以壓卷．魯直嘗跋蘭亭有云、摹寫或失眞、肥瘦亦自成妍、要各以心會其妙處、因題所集曰蘭亭會妙、紹興辛巳元夕後一日、魯長卿書．

右藏魯子平家．

蘭亭爲書法之祖、南中模放幾數十本、終不若定武者之勝．今觀此軸、剡畫於使墨、皆有佳趣．決知其爲定武者也．然較之予所收者、墨色勻重．亦打碑者自有不同．得之者當寶藏．蓋書法盡於此矣．石湖居士書．

右范至能跋。

右蘭亭記、曾禹任得之諫大夫毛氏。毛氏得之淮陰、非近時習訛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書云、山谷謫黔沂峽、舟中日日惟把玩石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絕云。予聞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願持此句子、寄聲山谷楊萬里。

右楊誠齋跋曾氏本。

晉人風度不凡、於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鳳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敍而不錄。後世因以絲竹管弦爲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僞妄之作、則信而不疑。是蓋以微瑕棄玉、而以玉表重珉。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邪。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固右軍期望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爲仲威言之。紹興乙亥九月二十七日、必大書。

朝士喜藏金石刻、且殫見洽聞者、莫如沈虞卿、尤延之、王順伯、予每咨問焉。淳熙己酉正月五日、必大題。

唐太宗始得脩禊敍、命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正楊本賜羣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摹、繇是流傳人間。今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摹本亦亡矣。皇諸孫臣善鏞好古博雅、得紹興宸奎寶藏之屬。臣必大記其後。必大嘗伏讀御製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美此敍、無慮數四。既曰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之不置、自束髮喜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軍揮毫製敍、用蠶繭

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詔摹寫爲日課、乃知二聖心書、雖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羲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恨臣無陛下法爾。嘉泰二年三月三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臣周必大謹書。

右三跋周益公題。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於中山者爲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閒本、尤爲精好。自言爲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缺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劖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樓大防。（跋王伯寧本。）

薛道祖名紹彭。向之子也。與米元章劉巨濟相爲莫逆之友。不惟人物翰墨相上下。所蓄法書名畫亦略相埒。今有清閟堂帖名字印章瞭然。跋語所謂河東公者也。從孫棣近以伯父揚州所藏褁敍。問清閟爲誰。誦所聞以告之。樓大防。（跋清閟居士本。）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肖、各有其寶。余有淳化閒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丙文、右選之有文者。樓大防。（跋黃子耕本。）

右二跋、樓攻愧題。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俯仰之閒已陳跡。至今此帖尚如新。

右楊誠齋題袁起巖本

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吏號何水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於公帑世謂之定本後爲薛道祖攜以歸長安宣和中有旨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閒關兵火之餘迫今數十年祕藏不墜豈有物之所護持因書所聞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榮芑書

定武蘭亭敍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爲智永所模薛氏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有薛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爲舊本非也其三斷字差瘦得於脩城役夫後藏康伯可家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嘗從使北聞在中原楊伯時云與薛氏爲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背舒元輿牡丹賦併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右北平榮芑題

右榮次新二跋桑澤卿考中已載其閒三斷石本今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蘭亭皆以定武爲貴其實有三各不同始慶歷中宋景文爲帥得唐石本匣藏庫中至元豐中薛居正爲帥惡摹打聲乃刻別本置譙樓未幾其子紹彭又別刻易元石歸長安蓋道祖嗜古工書臨摹盡善三本皆出定武而宋之所得者當謂之唐石本薛氏父子所刊者則謂之定武本可也大觀既詔取元易石本鑪置宣和殿靖康時岐陽石鼓共載以北南渡以來舊物多不存後人所在摹刻不知幾本觀之者有肥瘦劖損取況之說紛紛不一皆未足爲證多取他本較出自然萬萬不侔余亦嘗以後凡所見參攷兼見

楊燮齋所藏薛道祖篆題本與此無纖毫異故知此本爲定武者無疑淳熙丁未仲冬後一日山陰王明清題

右玉照王仲言所題本

定武蘭亭敍熙寧中薛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斲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閒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敵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

前輩論定武蘭亭石本風流秀潤骨肉相稱視其筆意右軍清眞氣韻冠映一代猶可想見今觀此帖寧不信然己未中冬武夷詹體仁

永和歲癸丑羣賢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丹青右軍草稧敍文采粲日星選文乃見遺至今恨昭明字畫最得意自言勝平生七傳至永師墓藏過金籯辨才尤祕重名已徹天庭屢詔不肯獻託言墮戎兵妙選蕭御史徹服山陰行譎詭盡萬狀徑取歸神京辨才恍如失何異敕六丁文皇好已甚丁寧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寫賜公卿惟此定武本謂出歐率更採擇獨稱善遂以鐫瑤瓊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扃耶律殘石晉睥睨不知名意必希世寶氈裹載轀輬帝貂既北去棄與朽壤幷久乃遇知者龕置太守廳或云政宣閒此石歸紹彭又言入內府宣取恐違程焚膏繼短晷拓本手不停疊紙至三四肥瘠遂異形南渡愈難見得者輒相矜我見十數本對之心欲醒汪侯端明子嗜古自弱齡錦囊荷傾倒快覩喜失驚

帶流及右天往往字不成而此獨全好護持如有靈尤王號博雅異論誰與評硬黃極摹寫唐人苦無稱厥本滿東南瑣瑣不足呈猶有婺與撫碱趺近璜珩右軍再三作已覺不稱情心摹且手追安能效筆精譬榻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參其意到手隨縱橫況我筆素拙何緣望羣英近亦得舊物庶幾窺典刑此本更高勝著語安敢輕孤風邈難繼悵望冥鴻征攻愧題汪季路本。

悵望當時眞蹟臨摹所在支分千載但稱合作誰能有感斯文

定本爲世第一此又在定武前今日錦標玉軸向來不直一錢攻愧題袁起巖本。

東遊登會稽祇見蘭亭不見碑北過中山府欲訪此碑不知處閒從故家看墨本如此二者絕難遇曾經耶律氈裘去至今邊塞猶知慕時將一二餽北使持歸往往快先覩未知玉石眞在否要比江南終近古他日縛取呼韓作編戶勒銘歸來過定武只問君王乞此碑打向人間莫論數攻愧題羅春伯本。

余三爲蘭亭作詩姚江施令尹家世好古所藏定本略與季路者相似披玩不已欣然爲題其後四明樓鑰

慶元戊午詹阜民子南趙師夏致道與武子以是日脩故事於此地武子出示同觀相望八百四十有六年矣懷想風流爲之慨然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什麼識者一開卷已見精麤或者推求點畫參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內史不肯爾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眞可寶也慶元庚申

重九日、笠澤陸游書。

莆人陳謨正仲、借觀於越上齋宮。是本眞定武二三百年前本也。宜珍藏之。嘉泰元年八月初八日。

嘉泰元年八月上休日、南豐曾曉茂昭觀於越之棣華堂。

常叔度徐淵子同觀於西湖張園。壬戌四月廿四日、是日微風小雨。

嘉泰壬戌冬至後五日、林成季、周南、朱雃、趙汝譡、朱元紘、滕戚別、盱眙施武子。於虎丘同觀書畫。武子弟寅宏。

往見定武蘭亭後有畢少董所題、與此正同。眞奇物也。甲子七月二十有三日、關中張嗣古敏則。

曩年沈揆虞卿蓄蘭亭敍刻凡百餘本。予嘗見之。要各有所長。而以定武刻爲冠。予聞沈何以別其爲定武本。沈以斲損湍流帶右天字爲驗。今觀王順伯跋云。未斲損前本尤可貴重。則是沈之前說尙未盡也、以是知見聞不可不博。開禧丁卯正月望、題。倪正甫。

李廌眞德秀任希夷同觀。嘉定癸酉中冬二十五日、玻瓈泉上題。

定武禊敍有三。曰肥、曰瘦、曰五字損本。予皆舊藏焉。今又得此肥本於施武子。因以識之。嘉定戊寅重九日、古汴向水若冰甫。

右不損本、自王順伯而下十五跋、藏俞松家。

鄱陽洪景盧。

梁溪尤延之。

東平范東叔.　括蒼梁昭遠.
三山黃彝卿.　丹丘謝子長.
延平鄧千里.　長樂黃邕父.
雪川倪正甫.

淳熙丁未夏孟六日、觀於羣玉亭.（祕書省印.）
括蒼王誠之將命出使.三館之士餞於史退傅北園.橋李沈虞卿出此書示坐客同觀者.凡十四人.鄱陽洪景盧邁.
錫山尤袤延之.　三山高子雲疊.
無諸黃倫彝卿.　山陰莫叔光仲謙.
蜀范仲藝東卿.　括蒼王信誠之.
延平鄧馹千里.　濟陽李巘獻之.
長樂黃唐邕父.　渠江王叔簡敬父.
吳興倪思正甫.　臨江羅點春伯.

右一本兩經題名、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上卽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然非舊刻也.顧脩程萬里、犯暑

馳驅而歸橐有此亦可喜也後三年來守吳門遂以頃歲所得別本裝爲一卷北望故都回思經行之地撫卷慨然因書於卷後紹熙壬子仲冬四日揆題

右蘭亭修禊敍劉鍊嘉話云蘭亭敍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得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卽煬帝也僧智果借楊不還後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模本喜甚使歐陽詢求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正觀中楊十本賜近臣世言遺蕭翼詭計取之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溫韜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間世所傳摹刻本極多而獨貴定武本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已此刻是定武舊本處歷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廼埋石土中刻別本以獻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爲帥伶人孟水清得之以獻子京子京愛而不敢有留於公帑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爲帥攜石去其子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龕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於定武舊本劖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惑人或云道祖別刻本劖去此五字未知孰是尤延之云此舊本蓋道祖未劖去之前摹拓者尤可愛重也延之平生所見禊帖不一其言當可信檇李沈揆題

右二本沈虞卿題

歐公所得蘭亭凡三其一得於王沂公家此本是也揆爲太學正時同舍生章澥爲余得之其族人家今二十有一年矣撫卷感慨豈惟山陰勝游成陳迹而已哉紹興癸丑正月十日書於姑蘇郡齋

右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唐硬黃紙雙鉤蘭亭敍、字皆率意爲之、咸有楮法、必馮承素之流所榻寫本、無復可疑、此書當下眞蹟一等、非知書者未易道也、昔南宮米舍人芾元章書史、有云、樂毅論、天下正書第一、蘭亭敍、行書第一也、纔有半書印、乃米氏寶晉書印、後有忠孝之家印、卽吳越錢氏印、及有趙景道進德齋印、蓋已經名公鉅卿賞鑒矣、乾道二年中元前一日、獲於錢塘故人杜可升、升之因手裝於行在祥符寺、張堯臣跋、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爲尤甚、世之法書、亘古窮今、王逸少爲稱首、永以爲訓、不可復加、然精麤眞僞、在當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答之、初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眞迺爾耶、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猶未遠、相傳以敍草爲遺蹤之冠、太宗寤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辨才處、用房元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乃云、元草爲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誓與死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又得之、二說不同、則此敍眞蹤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黃響搨者、且爲欣幸、迨於明皇始刊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刊於翰林待詔所、攷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摺精神、至石晉時、耶律輦藏北去、遺是石於殺虎林、遂號爲定武本、亦不知其爲學士院本耶、或待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刊一石、咄咄逼近、而摹思差劣、識者謂之贋本、時人鮮克致詧、而墨本茲焉可疑、宣政初、薛紹彭易定武石歸藏於家、敲刷過多、駸駸剝裂、上之天府、更以他石別鐫、其致疑滋甚、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摹而戶刻之、無非根苗於定武本、其庸工者駁乎無以議爲、而精緻者得其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者爲疑又將如

何。自非得之之正、傳之之的、雖明晉秋毫、欲決其近似之惑。亦恝乎其難哉。雙槐仙祖政和閒爲博士日、得是本於定守之故家。攜歸祕篋。示爲子孫矜式。淳熙中。鬮入伯父位。愛護惟謹。近爲蠹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明呵禁之爲者。价驚喜之餘。亟以倍價復歸。較之所集蘭畹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目、瑜瑾之與碔砆。筆勢自然。精微遒勁。玩味不能釋手。信乎其爲王承規舊本也。因驗諸易。得卦之暌象曰。上火下澤暌。君子以同而異。蓋始焉同於槐堂。而中也異於鬮析。初九曰。悔亡。勿追自復。蓋幾爲蠹碑負之而走。幸終歸於我。上九乃曰。羣疑亡也。蓋家傳之可信。而絕無前所謂數者之疑。吁合極而暌。暌極而合、至理所存。非偶然者。謹薰沐裝軸。永爲青氈之藏。抑當思其信以守器之誼。則其傳斯無忝爾。嘉定己巳中秋、鄭价裕齋誌。

右二本二跋、鄭雙槐本、藏俞松家。

蘭亭博議、予友桑君澤卿所輯也。予挈故書入山陰、結廬茂林脩竹閒。訪問王謝諸人遺躅。但見壑流巖秀。雲物興蔚而已。既而於屋東得鄰士地數畝。益藝卉竹治堂。觀。又有以汪龍溪家所藏禊圖見遺者。乃揭之屋壁閒。又有舊藏定武石刻。亦設諸几席。日與兒輩來游。觀圖玩字。如與王謝諸人相接。一日澤卿忽攜博議見過。予驚且歎曰。此越故事也。吾曹不能爲之。而澤卿所編。其勤且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余每謂右軍召爲侍中尚書。皆不拜。又擢護軍將軍仍不就。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尚子平之意。樓樓書辭閒、其識宇度量。似非江左諸傳所可及。天若有晉。使昌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之下。而論者僅推其

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而已。吁是何其不知右軍者耶。繭紙一帖辨者多矣。自有確論。固不復云。獨愛我澤卿續燈詩書之系。膏肓大雅之傳。凡所考訪一一詳的。直有括囊流略、苞舉藝文、編該細素、殫極丘墳之意。因以此敍博議、且以策兒曹之苟簡鮮工云。開寶元年十二月望日、四明高文虎書。

右藏楊叔憲家。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鄰人湯升伯過童道人許、見此褉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雪。上車寒凜、因詣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所悟、漫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天下能事、無有極其至者。袁昂謂右軍之字勢雄強、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歷代寶之。永以爲訓。然右軍在時師法平南王廣。又衞夫人書大雅吟賜子敬。右軍亦嘗臨學。同時有荀輿字長倩、寫狸骨帖。右軍自謂不及也。大抵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法盡廢。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自右軍始。亦可恨也。今官帖中有張芝章草帖、皇象文武帖、鍾繇宣示帖、王世將廣上表二首。其筆高絕、具存古意。而宣示帖乃右軍所臨、不失鍾法也。右軍之前既多名書。右軍同時又有世將、李衞長倩王洽、謝安珉珣諸人皆妙於此。故蘭亭不見稱於晉、而至隋唐始顯爾。癸亥六月九日、白石書。是日天乃大熱。

右一本、姜堯章三次題跋、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

之而不能得其彷彿。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必是眞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刓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留具眼可爾。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自具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乃知當時眞贋混殽久矣。山谷之孫字子遷。今爲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爲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甫之字。多見其名於書帖後。雅尙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月、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右蕭千巖所藏本。

余幼侍先君、見薛氏子爲先君道定武脩禊敍刻頗詳。薛之伯祖師政嘗帥定、謂初得此刻於定之殺虎林。後置郡廨。歲月久矣。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狎至。薛惡摹打有聲。自刊別本留譙樓下。多持此以授覓者。蓋先後已二刻。居亡何、薛之子紹彭私又摹刻。易元殺虎林本以歸。自是定武所藏、殆薛父子所重刻二本爾。政非藏物也。然好事稽究源流、次第、眞贋。各據所聞以定勝否。年來有劖本之說。謂薛所得殺虎林本、欲以自別、乃取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劖一二筆。私以爲記。又有取況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紛紛之論、莫知孰是。然予獨信者、薛蓋其家親見而身歷之。豈今所謂定武本者、或出於薛氏父子所重刊者耶。抑所挾歸者中更多故、將又轉而之他也。今觀順伯所藏、余亦未敢遽以薛語劖本取況之說爲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隨羣嗜此。所蓄益未敢信是。夫以右軍平生得

意書。一字一筆皆足以心會而神遇。要不必苦較計毫釐疑似之間。予自此更當訪佳本以求正於順伯。（袁起巖題王順伯少殉本。）

頃歲有薛氏子、爲先君道其族伯紹彭定武蘭亭帖三本始末。語與前輩略同。去春予跋王順伯定武本、嘗及之矣。蘭亭帖距今歲月滋久。本既弗一。好事者說亦紛異。然物之珍謬雖相去毫釐。吾人一具眼目、少加訂正、便可盡見。如順伯與今季路所藏、一見知爲至寶物也。以肥瘦別定本先後本、亦是要論。余留都下九年、士大夫家所有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明者甚多。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渾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咸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不勝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旁。石紋自然皴動。如輕烟籠染。拭拭未去之狀。俗語謂之粉紋。此尤不可僞爲。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卻未深信肥本。人固各有見也。尤延之領袁博雅。定武古本偶未得刮目。嘗見沈虞卿之本。似不減順伯季路者。余雖隨羣嗜此。而所儲未確。僅有一二可以備遺。然必求有以頡頏於尤沈王汪之門可也。（袁起巖題汪季路太博本。）

富沙袁說友敬誦蘇富諸鉅公題跋。注想典刑、如生乎其時也。輒冒不韙書歲月於下方。（袁起巖題唐人臨本。）

永和九年暮春日蘭亭脩禊羣賢集。含毫欲下意已先。媚日暄風佐搖筆。當時一筆三百字。但說斯文感今昔。誰知已作尤物看。流落人間天上得。天高地遠閟不示。僅許一二翻摹勒。忽然飛上白雲俱。徑入昭陵陪玉骨。識眞之士已絕少。眞者一去歎難覓。紛紛好事眼空眩。只把殘碑慕眞蹟。蕭郎襄去明眞贋。定

武傳來方甲乙△如丁如爪辨形似.不豐不露分肥瘠△人亡無復見風流.謾費精神疲得失△臨川先生天下士.古貌古心成古癖△搜奇日富老不厭.如渴欲飲飢欲食△牙籤軸不止三萬.集古已多千卷帙△有時瞥眼道旁見.倒屣迎之如不及△平生著意右軍處.竝蓄兼收一何力△賞音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清波萬頃渾一點.明月一輪雲半入△是中元不礙眞趣.氣象典刑尤歷歷△知我罪我春秋乎.政爾未容言語直△我方隨羣厚其嗜.門戶弗強才僅立△幾年冥搜政無那.剩欲流涎分半席△閱公善本三四五.不覺長歌書卷側△義之死矣、空費公家九萬牋.安得斯人寫金石△

右三跋一詩.袁起巖題.內所題王順伯詩本、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予嘗觀歐陽文忠公題是書、是知眞本已葬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金玉而委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復流落於人間.我宋太宗皇帝購募所得集爲十卷.俾模傳之.特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淳化法帖是也.獨蘭亭眞本亡矣.自唐以來傳本雖多.皆以所藏舊本轉相模傳.失眞彌甚.而皆不同.閒或得其一二爾.此本光朝頃得之於表兄羅山宰王敬子.蓋其奉使北庭歸以爲贈.藏之踰三十年矣.嘗以諸本校其優劣.獨此爲冠.今所謂定武本者是也.故特寶之以爲楷式.因知傳刻者尙爾造妙.想其眞蹟宜如何哉.嘉定十六年、歲在癸未六月望日、樂靜居士永城劉光朝明遠跋.

右藏俞松家.

褒帖趨唐、乃有湯普徹趙模韓道政馮承素楊本.皆不如永禪師褚河南所臨.惟柳誠懸自用柳法作大

字。雋奇特甚。今工部公所書。生氣凜凜。儼然魯公。柳莫及也。公在高宗睿閣孝宗省曹。名節論議、彝獻典刑。皆足以標準兩朝。儀刑諸老。而一本諸學。晚來東臺訪舊事。風流聲采猶被晉人士。清哉。孫踐世官拜遺像。清白雅亮。挺挺祖風。顧瞻棠陰。遺越以琰。一香世世、如彼渚蘭、乃若袁上祖以來書。導自羲獻二十八人。直可陋視方慶。嘉定十二年八月日、高似孫書。

右高疎寮題喻工部樗所寫禊敘。

之茂爲兒童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常見几閒卷舒蘭亭會妙、喜動顏色。抱之茂於膝上指示。且曰、此王右軍蘭亭脩禊敘草也。筆意精妙。於時寶之。劉鍊蘭亭嘉話云、蘭亭敘自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借得之。隋平陳或以獻諸晉王、卽煬帝也。僧智果借楊不還。後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模本喜甚、使歐陽詢求之。武德二年入秦王府、正觀中楊十本賜近臣。世言蕭翼取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溫韜之亂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閒。世所傳模刻本極多。而今獨以定武爲貴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也。慶歷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迺埋石土中、別刻本以獻、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爲帥。伶人孟水清得之以獻子京。子京愛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爲帥攜石去。其子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龕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別刻本。劖去湍流帶右天五字。又云、劖去者別本也。今此數刻字皆全。又云、此皆未劖去之前模本也。傳刻既多。工有巧拙、自各存其妙。然眞蹟已千百年不可復見矣。故題之曰蘭亭會妙。

之茂痛念先祖誨言。時已七十年矣。遺墨如新。不覺感愴墮泪遂書於後。

右雪邨魯伯秀跋家藏本。

孫叔詣參政以所被賜本、刻石會稽。而薛嗣昌所得長安崔氏本。亦刻在浙東倉司。柳公權楷書稍敧。改天朗爲天融。不知何意。

右二說秀巖李先生筆記。

蘭亭續考卷二

魯氏此帖、藏之百年、而壽翁表出之、非篤好何以至此。後山陰修禊之八百六十有九年、中冬月上朔日、蜀人李心傳觀。（淳祐初年、題晉雲林所藏本。）

董承旨者名誠、劉信叔子壻也。劉氏世爲貴將。則此帖繇來可考矣。鐫去五字、所傳亦不同。昔右軍既書此文、甚自愛賞。更書之無能及者。則謂蘭亭不見稱於晉。恐未爲確論也。摩挲墨本尙爾。況其眞蹟耶。淳祐辛丑歲十有一月庚子、哉生霸、越六日乙巳、秀巖老人李心傳題。（姜堯章所藏本。）

紹定之季歲、予能史職歸巖居。春三月過禦溪、沈虞卿侍郎之孫提舉君以家藏禊帖似余求識其後。秋九月過梁溪。尤伯晦仲晦方里居。邀予與蔣良貴共飯。日加巳、巳速客。席間設大几。錦褾玉軸堆積其上。余雅聞遂初圖書之富也。亟起觀之。則多元老鉅儒所嘗鑒賞者。良貴拔其尤者、謂予各題數語。觴每行、趣輒更一二軸。遲明飮散、予遽解舟、今不憶所題。若干弓。亦不憶有無禊帖在其間也。淳祐初年小寒節前五日。俞壽翁走价以此帖示余。實沈貳卿於羣玉暨史園兩嘗出似坐客者。而尤公遺墨在焉。其爲定武眞帖不疑矣。前後同觀者十有六人。大抵二熙名士。其閒蓋有出處與隆替對者。自是右軍羣人物。書翰其一也。後之覽者、又當有感於斯文。陵陽李心傳書。（洪內相所題本。）

俞壽翁寄似禊帖四、皆定本也。但筆蹟微有肥瘦之不同爾。聞諸前輩、謂此石將歸天上。好事者壘紙以

拓之紙在上者字微瘦、理宜爾也。此帖差瘦勁。余一見之、便覺與沈貳卿家本相類。視壽翁所評亦然。因識其後。淳祐元年冬十有一月乙巳、研溪李心傳。劉明逵所題本。

此帖嘗經思陵賞識無復可議。況後有驪珠三十六耶。思陵本學黃書。後以僞豫遺能黃書者爲閒。改從右軍。而紹興之初筆勢已如此。乃與戒石銘字體頓異。殆天縱也。鄭諶寺人中之巖能詩者。上雖以此帖畀之。未幾屬鞬之除、復以其交通士大夫而止。蓋畏公議如此。後百有十年、承議郎臣俞松以示前史官臣李心傳。因憶傳舊聞、襲識其後。高皇賜鄭諶本。

此卷不知何人所作。觀其意象、殆二人初相見時也。或謂當作老僧蒼皇頫卬。口呿而不能合之狀。迺爲眞失蘭亭爾。昔政和畫學以午陰多處聽潺湲命題。衆皆作清流激湍而聽者坐其側。最後納卷者、獨爲藤蔓膠轕、樹影正中、而有人屬耳於崩崖亂石之間。上攬之以爲眞聽潺湲者。遂除畫學錄。然則摹寫之工、固不在乎泥其蹟。毋亦對談之頃、而蘭亭已落吾度中耶。壽翁試評之。淳祐二年春正月甲午、雪濱病叟書。江南蕭翼取蘭亭圖。

余嘗評壽翁四禊帖、以瘦本爲勝。後見周益公之說亦然。壽翁復以二帖示余、亦瘦本也。沂公作相時、定武石似未刻。豈其子孫所藏耶。淳祐壬寅歲雨水節。雪濱病叟李心傳書。范文正公所藏本。

余既題此帖後五旬有一日。壽翁復以示余。反復觀之。眞善本也。以集古錄考之、當嘉祐中、定武民閒石刻已出。但未入公廨爾。然世傳薛紹彭易之以歸長安。後其弟嗣昌獻諸朝。今觀嗣昌大觀初題識。乃以

爲得長安崔氏所藏眞蹟而刻之。則又非定本也。蓋薛本幸存於靖康北狩之日。而復逸於建炎南渡之時。自是絕跡矣。今壽翁訪求至十數帖而未已。其殆有蘭亭癖耶。心傳嗣書。再題范文正公前本。

集古錄所收蘭亭四刻。王沂公家本纔居一爾。而沈陳二跋咸稱焉。或疑其有一誤。然沂公家自有石。則摹傳宜不止此。但渡江之後所存絕少。滋爲可愛爾。虞卿鑒賞甚精。茲壽翁所以爲據也。歐公錄沂而舍定。政謂其纖毫無異。不必竝列爾。非有所輕重也。淳祐壬寅歲清明後五日。蜀人李心傳觀。歐陽文忠公所藏本。

此帖信美矣。唯宝以爲王沂公家本。蓋有所授。第併指定武石刻。則似未深考耳。歐陽公既敍沂本而繼之云。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校其本纖毫無異。故不復錄。然則二本皆佳也。奚必以定本爲貴哉。唯宝紹興名士也。余嘗得其步里客談一編。今又見其三詩。風流可想矣。淳祐壬寅歲季春之四日。譽溪病叟書。王沂公本。

德壽臨蘭亭、世所藏者不一。而垂針蟹爪之體各具、眞宸筆也。但摹刻者視眞蹟爲稍腴耳。嘗聞普安恩平宗潛竝立之時。上各賜以所臨蘭亭、而批其後云。依此進五百本。其後重華書七百本上之。而恩平詮無所進。蓋勸怠之分。天命之所以去留也。書帖云乎哉。淳祐二年修禊日。承議郎臣松以眞蹟示臣心傳。謹題其後。高皇御書臨寫本。

壽翁以三禊帖示余。其末用青社忠臣曾孫之印。蓋曾威愍家所藏也。威愍建炎初帥京東、死國難。余聞定武以瘦本爲貴。而此首帖特秀潤。昔歐陽文忠公評李陽冰忘歸臺等諸碑。謂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刻

處欲合、故多瘦細。時有數字筆畫偉勁者、乃眞蹟也。然則此帖殆亦活石所刻、但摹打有先後、故潤瘦不同耶。反復視之、滋爲可愛。其他亦不足較也。淳祐壬寅歲北至日、秀巖李心傳審定。（曾公序所藏賜本、公序爲京東帥之死難也、博士錢塞證曰關聖、執政憾之、乃改曰戚。）

論漢魏以後法書、東晉爲第一。就晉人論之、右軍又爲第一。右軍遺墨流傳至國初者、尙數十紙、而蘭亭臨本、特爲士大夫所稱。余嘗見壽翁所藏蘭亭石刻、凡十餘。而此最後出。蓋曾魯公家故物也。定本始見集古錄中、後六十年、乃歸御府。魯公所藏、豈其居揆席時、與歐陽公俱得之耶。或謂右軍風流人物、與謝太傅自是輩流、不應專以筆札之工爲貴。余謂有如此人作如此字、乃所以爲第一。宜壽翁之寶藏而無斁矣。淳祐横艾攝提格皐月幾望、霅濱病叟李心傳書。（曾魯公所藏本。）

定刻得薛氏父子而顯。觀道祖臨帖殊可賞愛。豈心誠求之之故、蘭亭自入渠筆端耶。如未能然、匠意經營、終不近爾。帖藏卞山已久、今乃入於禦溪。歐陽公謂物常聚於所好者是也。淳祐二年孟秋九日、霅濱病叟李心傳題。（薛脩撰道祖臨寫本。）

此榮氏賜本眞定刻也。但次新謂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得此石、留於公舘、則小誤。景文鎭中山在皇祐中、墓碑可考。建炎初宗元帥守汴都、得此刻致之維揚行在、渡江時失之。自是絕跡。余嘗讀洪丞相隸釋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但以書之工拙爲斷。此帖既佳、而其來復有自、非壽翁篤好之未易致也。淳祐二年八月端午、霅濱病叟李心傳書。（榮次新所題賜本。）

王順伯好古博雅。在二熙閒爲第一。所藏諸祕帖。尤遂初極稱之。袁起巖所賦、茲其一也。賞音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其然耶其未必然耶。壽翁試評之。淳祐壬寅歲秋八月、哉生明。曹濱病叟李心傳書。

袁起巖賦見篇、題王順伯所藏本。

壽翁以此軸示余。石既中斷、故缺十六字。字亦瘦勁。榮次新所謂第三本也。康生朔南徧歷至乾道閒尚存此帖。未知何時歸卞山。今又易主。蓋余行四方所未見者。滋爲可貴也。淳祐次年龍集攝提格旻天中月皇極之日。曹濱病叟題。葉石林所藏定武斷石本。

王右丞所畫蘭亭圖。祐陵標題、仍書何延之所作記於後。逮今百三十三年矣。爰自火龍騎日以來。天上圖書、散落人閒。不知其幾。其至江左者僅毫芒耳。臣松得之以示。臣襲攬流涕。記中數字、殆是筆誤。讀者以意屬焉可也。王圖已經睿鑒。故不復論。淳祐三年白露節日、前史官臣李心傳謹記。

歙皇御題王維蘭亭圖。又御書何延之蘭亭記。

祕府藏祐陵書百餘軸。臣三入承明備見之矣。大抵政宣閒所賜臣下親筆也。紹興日歷載高廟聖語云、近有進先帝御札者。宸翰小璽、皆人僞爲之。時渡江未久也。而贋本已出矣。何耶。淳祐癸卯二月幾望。臣松以帖示臣龔攬再三。筆勢似與祕府所藏稍異。因憶蔡絛史補。政和初、宰臣言近降御筆、有不類上書者。上曰、比得一工製筆、其管如玉、而鋒長幾二寸。是以用之作字軟美。乃知崇觀政宣、筆法固已不類。此帖殆崇觀閒所作也。帖中領悟悚三字。咸從右軍之舊、不復釐正。蓋自來臨摹之本如此。惟麗字特有所

避。故與諸本不同云。前史官臣李心傳題書。（徽皇御書院寫絹本。）

蘭亭續考前一卷、其閒有松所藏本、與他人所藏者合爲一卷。後一卷皆松所藏、嘗經秀巖李先生品題。命工鋟版以貽同志。淳祐甲辰中秋日、書於景歐堂。

余先得蘭亭考十三卷錄之久矣。今得續考二卷。係宋刻大字本、與前本不同。今照前書式寫過、合不相失。幸矣。嘉靖庚寅安。

正德閒吳人柳大中僉嘗藏書萬卷。特以鈔本鬻於嗜古者。此册亦出諸柳氏云。係宋刻大字本。楊之又有桑澤卿蘭亭考十二卷。藏於家。今大中亡矣。所藏皆散去。余偶得之華少岳。忽病痞不能執筆。乃命病兒手楊以供老境清玩。復綴數語末簡云。

嘉靖乙卯杪秋廿二日句吳茶夢散人姚咨。時年六十有一。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蘭亭攷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鎮